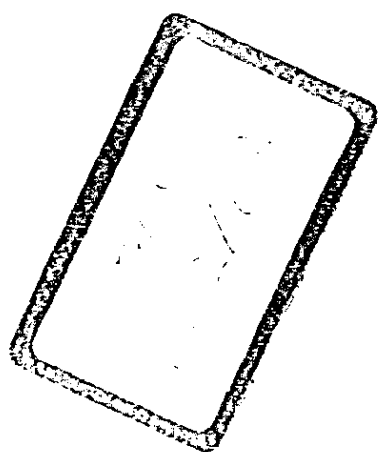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叢書之五

十三經提綱



太倉唐文治著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叢書之五

十三經提綱

太倉唐文治著

十三經提綱卷一

太倉唐文治

周易

學易大旨

易之爲書。世儒或苦其難解。文治約言之。伏羲文王周公之作易。主乎數者也。孔子之贊易。主乎理者也。漢儒鄭荀虞諸家之說易。主乎數者也。宋儒程子朱子諸家之說易。主乎理者也。數者難測。變動不居。理者易明。守之有則。雖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其教人之宗旨。未嘗不歸於一貫。文治嘗卽理以求易。以爲易者。心學之書也。其大義備於乾坤。而始於復。復之彖辭曰。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出入无疾。卽孔子所云出入无時也。朋來无咎。雖朋從爾思而能復。則无咎也。是以彖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孔子於冬至之時。見天地之善心。而教人以養心。孟子於平日之時。驗天地之善氣。而教人以養心。其義一也。故曰。聖人以此洗心。人生當世。無日無時不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卽無日無時不在吉凶悔吝之中。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吉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凶也。悔也。吝也。利與善之



間。所謂幾也。由利而之善。卽由凶悔吝而之吉。由善而之利。卽由吉而之凶悔吝。惟變所適。無一定也。文治嘗以幾而驗之。心猶響也。身猶應也。此響而彼卽應。善念惡念之萌。猶形也。吉凶悔吝。猶影也。形動而影卽從。人心動而鬼神隨之。大人與鬼神合其吉凶。言無待鬼神之監察。鬼神卽無權以司其吉凶。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終其身。在凶悔吝之中。而不自知。哀哉。不占而已矣。故自聖賢觀之。理有定。而數亦有定。理明而數自可知。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洗心乃可以寡過也。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蓋得孔子學易之旨。故欲寡其過。而未能也。顧亭林氏謂孔子說易。見於論語者。一爲寡過。一爲有恆。可知學易不外乎以修身爲主。其言可謂至精至切矣。此學易之大旨也。

周易名義

先師黃氏以周曰。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首艮。取艮之兼山也。歸藏首坤。取坤以藏之也。周易首乾。取天行之周流相易也。鄭康成曰。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鄭君說三易字。

義甚明。而周訓周普。說本諸繫辭傳。尤爲獨見。傳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曰周流。曰相易。非釋周易之義乎。故特標之曰。易之爲書也。下二章則釋周易卦爻之義。亦曰。易之爲書。孔沖遠斥鄭君說无所據。抑何疏耶。孔氏又謂世譜等書。神農一曰連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連山歸藏。既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抑知周易之名。始於文王。非周革商之後。以周號代。乃以周名易也。亦非文王作易於羗里。而取岐陽之地名以名之也。賈公彥曰。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以義名易。則周非地號。以周易首乾。乾爲天。能周匝於四時。故名易爲周。此說得之。孔氏又謂周易題周。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亦未可信。書有唐書。虞書。夏書。商書。禮有夏禮。殷禮。曰周書。曰周禮。固以別餘代也。若夫連山歸藏。古者本不名易。夏用連山。商用歸藏。亦不名夏易商易。是亦何待題周以別之乎。郭白雲曰。文王重卦。易之名出焉。夏連山。商歸藏。而不曰夏商易者。時未有易之名故也。顧亭林曰。一曰連山。二曰歸藏。非易也。而云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而名之也。猶墨子書言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周燕宋齊之史。未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而名之也。竊考左傳國語。載占辭與周易異者。連山歸藏之文也。其本文俱不

言易。是連山歸藏不名易之明證也。晉語公子親筮之。得貞屯悔豫皆八。筮史占之。皆曰不吉。是以連山歸藏占之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特云在易。以別連山歸藏。是易爲周易專稱之明證也。周易爻稱九六。以變者占。故特名易。連山歸藏。爻稱七八。以不變者占。故不名易。是則周易稱易。非襲舊名也。而周易稱周。亦非別餘代矣。

鄭氏易贊曰。易之爲名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繫辭云。乾坤其易之緼邪。又曰。易之門戶邪。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言從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張設布列。不易者也。據茲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文治案。易簡者。乾坤之蘊也。所謂寂然不動者也。六十四卦。皆以乾坤爲門戶也。變易者。卽卦變也。其徵諸經而顯然者。如覆之夫履貞厲。是履由夫變。大壯之喪羊于易。是大壯由兌變。鄭注云。易。倂易也。倂。卽交之木字。旅卦之喪牛于易。是旅變小過。上失離象也。蓋鄭君之言變易。又兼交易而言也。不變者。爻之定位也。此易字之三義也。

四聖作述源流及象象文言名義

伏羲畫八卦。遂重之爲六十四卦。又作十言之教。曰。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消息。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文王作諸卦之象辭。象辭者。如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等是也。象者。材也。言裁斷之也。周公作爻辭。爻辭者。如乾卦之潛龍勿用。見龍在田。利見大人等是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言乎變者也。自有爻辭而天下人事吉凶悔吝乃畢著矣。孔子作十翼。十翼者。謂象上傳。象下傳。象上傳。象下傳。繫辭上傳。繫辭下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是也。古時未有箋注名目。凡發揮大義者。謂之傳。蓋伏羲文王周公爲之經。而孔子爲之注。經四聖人之手訂。此易之所以崇德而廣業。窮理而盡性也。

沈氏起元曰。古周易文王卦辭。周公爻辭。爲經上下二篇。孔子十翼。爲傳十篇。各爲一書。費長翁始以象象繫辭之言。解說上下經。鄭康成合象傳大象傳小象傳於經。加象曰象曰字。王輔嗣祖之。謂孔子贊爻之辭。本以釋經。宜相附近。又取乾坤二卦文言附入。加文言曰三字於首。於是好古者每歎古易之亡。至宋呂汲公。呂東萊。訂正古易十二篇。朱子本義初本。亦據東萊本篇次。至明初修大全。復析本義。從程傳之序。則今之行本也。愚謂易之亡不亡。

存乎其義耳。篇次分合。豈直筌蹄而已哉。學易者不能舍卦爻辭以求易。卽不能舍孔傳以解辭。伊川易傳序云。未有不得其辭而通其意者。余所傳者辭也。然則欲得文周之辭。舍孔傳其曷由。王氏以傳附經。用資觀玩。乃學易之定法。不得云變亂也。

阮氏元曰。庖犧氏未有文字。始畫八卦。然非畫其卦而已。必有意立乎卦之始。必有言傳乎畫之繼。其意若指此或連或斷之畫。以爲此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也。其言遂以音傳之曰。此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也。至黃帝時。始有文字。後人始指八卦之字而讀之。以寄其音。合之以成其書。而庖犧八卦命名之意。傳乎其中矣。故六書出於八卦。而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皆出於易。舍易卦無以生六書。非六書無以傳庖犧之意與言。故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此也。書乃六書之書。傳曰。易之爲書也。亦謂籀篆之著簡策。非如今紙印之書也。書契取於夬。是必先有夬卦。而後有夬意。先有夬意。而後有夬言。先有夬言。而後有夬書。先有夬書。而後有夬辭者也。以此推之。後世之言語文字。皆出八卦益明矣。

又曰。彖之爲意如何。孔子材也之訓又如何。曰。此但當以彖字爲最先之字。但言其音。而意卽在其中。彖古音當讀若弛音近於才亦與
彖字音近是彖音必與才音同詳卽如蠱字。如蝨與不加蝨無異也。方言曰。蠱、分也。

蠡尙訓爲分。則彖字本訓爲分可知也。豕挽卽分也。此卽孔子之所以訓彖爲材也。材卽財。成天地之道之財。亦卽三才之才。以天地人三分分之也。蓋孔子所訓之材。言用此彖辭說卦象而分之也。且說从兌。兌與彖同意。兌者最先之字。說者後造之字。卽謂彖爲說之假借。亦可明乎此。則爻者效也之意。於此更明矣。是故學者以彖者材也。求孔子之意不能明。以蠡者裁也求之則明矣。

又曰。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始傳久遠。其著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文治案。陸德明經典釋文曰。文言。文飾卦下之言也。梁武帝云。文言是文王所制。竊意梁武帝之說。蓋因元者善之長一段。已見於左傳。故疑爲文王所制。然或係古志之言。而孔子述之。未可知也。

先儒說易家法義例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支離穿鑿。馳騁私臆者。亦復不少。學者何由而辨其是非。曰。惟折衷於聖傳而已。孔子以彖象文言說經。凡合於彖象文言者。必合於義文。周孔之意者也。其背於彖象文言而鄉壁虛造者。必背於義文。周孔之意者也。宣聖易學。受自商瞿。漢代說易者。自田何、丁寬、楊何、施讎、孟喜、梁邱賀、費直、高相而後。以鄭荀虞三家爲最著。虞翻傳孟喜易。發明十二辟卦消息旁通之正。以六十四卦皆歸於既濟定。實有合於聖傳。六爻發揮。旁通情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乾坤爲易之門。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之義。精微深奧。可謂至矣。鄭康成荀爽俱傳費直易。鄭氏主爻辰。以乾坤十二爻配十二辰。陰陽相開。亦歸於既濟定也。荀氏主升降。以陽在二者。當上升。坤五爲君。陰在五者。當降。居乾二爲臣。蓋乾升坤爲坎。坤降乾爲離。亦歸於既濟定也。是三家殊塗而同歸者也。皆七十子之微言流裔也。魏晉以後。古注散佚。唐李鼎祚周易集解。採輯精詳。漢師家法。賴以不墜。爲研究易學者之芟基。孫氏堂卽据此輯漢魏二十一家易注。兼事旁搜。亦爲精審。惠氏棟周易述。采擇宏博。張氏惠言輯鄭荀虞義。及易義別錄。釐別家法。厥功甚偉。漢易徑途。藉此可以窺

尋姚氏配中周易學。尤爲純粹無疵。深得作易憂患之愷。宋儒之說易者。程氏傳推天人之奧。廣大精深。隱合宣聖之旨。顧氏炎武。最爲服膺。朱子以程傳尙辭。故其作本義以尙占爲主。可與程氏傳並行不悖。楊氏萬里。易傳大旨。亦本程氏。而參以史事。合於干寶家法。項氏安世。周易玩辭。能言理而不墜於玄虛。其推明易例。尤多獨得。至於集義理之大成。窮象數之闡奧。崇盛德而廣大業。則惟周易折中。實爲古今造極之作。非掇拾零文碎義者所能知也。李氏光地。周易通論。擷取折中之菁華。義理奧博。頗有觀止之歎。近皖江陳氏世鎔所著周易廓。漢宋兼探。精於義例。世鮮有知之者。先師黃氏以周爲易學專家。著十翼後錄八卷。惜世無傳本。文治僅鈔得周易故訓訂一卷。師法所在。頗見源流。拙編大義。倣周易折中。以程傳爲主。其文義之複沓者。稍刪節之。本義則採錄甚尠。因已刊入十三經讀本。爲人人必讀之書也。此外漢宋諸家。凡合於孔門家法者。均詳加輯錄。惟是見聞尠陋。學識短淺。大雅君子。幸匡正之。

學易緒言

凡說經者。必先知明義例。不知其例。不足以言通經。司馬子長云。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周

易之例。奚啻數千而已。今有至約之法。以示學者。蓋易例備詳於十翼。十翼以繫辭傳爲尤要。繫辭傳曰。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此卽言六爻也。曰。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言初爻與上爻也。初爻擬辭。上爻成終。其意皆相應。其質皆相成。曰。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此言剛柔之位也。爻例自下而上。一陰一陽。相閒爲當位。六十四卦。惟既濟六爻皆當位。故彖傳曰。剛柔正而位當也。凡諸卦象傳。中言當位不當位。以此例推之。便易省悟。而所以吉凶悔吝之故。亦於是乎在矣。

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上經言天道。下經言人事。讀序卦傳。大義已明。而善觀天人之際者。要在以人法天。推諸家國身心。吉凶與民同患。故上經著泰否二卦。下經卽著損益二卦。皆天人之大原也。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既未濟。坎離爲乾坤之相交。既未濟又爲坎離之相重也。學者每讀一卦。當審其爲天道。爲人事。爲政治之本原。爲心理之奧窔。隨卦隨爻。隨時隨事。返之於身。徵之於實事。則得之矣。

繫辭傳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又說卦傳曰。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而乾卦文言傳曰。上不

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是爻例上兩畫爲天。下兩畫爲地。中兩畫爲人。然似泰否兩卦象傳。以君子小人與天地對言。謙卦象傳。以天道地道人道與鬼神並言。賁卦象傳。專言天文。人文。益卦象傳。專言天施地生。要知易義變化无方。未可滯於一隅也。

京房易積算法曰。孔子易云。有四易。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人易。五世八純爲天易。遊魂歸魂爲鬼易。蓋遊於上。斯歸於下。先儒謂歸魂者。碩果不食也。朱子分宮卦象次序歌。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一縱一橫。可樂而玩。文治嘗悉心推求之。如晉爲乾宮遊魂卦。其二爻云。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先儒謂指祭祀而言。又如小過爲兌宮遊魂卦。其二爻云。過其祖。遇其妣。是則遊魂之義。聖經固有明徵矣。而八純卦積極於五世。蓋卽孟子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也。又乾鑿度曰。爻例初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天子。上爲宗廟。此與履卦象傳所稱帝位。及大有三爻公用亨于天子之文相合。學者讀易時。以意推求之可也。

繫辭傳曰。以動者尙其變。又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是孔子明示人卦變之例。而李氏光地。乃謂不過內外剛柔。上下往來。無卦變之義。案訟卦象傳曰。剛來而得中。賁卦象傳曰。柔來而

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无妄彖傳曰。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明指卦變而言。如李氏說。實於聖傳不合。竊意周易之義。有交易。有變易。乾坤相交。而生六子。是交易也。八卦變而成十二辟卦。十二辟卦變而成六十四卦。是變易也。是編所載卦變說。大旨宗荀虞氏。與朱子說略有不同。

繫辭傳云。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沈氏起元曰。中爻互卦也。文王卦辭。周公爻辭。以互體立義者。其象皎然。故先儒多以互體說易。不可忽也。任氏啓運曰。互卦之例。明見於爻。若泰中互歸妹。而五言帝乙歸妹。萃上互巽。而象傳言上巽是也。任氏又謂上下易卦之例。明見於象。若泰曰。小往大來。否曰。大往小來。晉曰。明出地上。明夷曰。明入地中。屯曰。動乎險中。解曰。動而免乎險。繫傳大過大壯諸卦。胡氏謂凡言後世易之。皆以上下卦相易是也。文治案小畜互離。其三爻曰。夫妻反目。離爲目也。謙互坎。其初爻曰。用涉大川。三爻曰。勞謙坎。爲川爲勞也。左傳占事。亦多有互卦者。如周史占陳敬仲。遇觀之否。謂巽風也。風爲天子。土上山也之類。是互卦之義。經傳均有明徵矣。需訟兩象相易。需上爻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需易爲訟也。履五爻曰。夬履貞厲。夬易爲履也。是易卦之例。聖經更有明文矣。

惟謂繫辭傳後世易之。皆以上下卦相易。則不免失之穿鑿耳。凡易卦彖辭。係言一卦之性情。故乾文言傳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可見彖辭係言性情。聖人特於乾卦明其例。而彖傳則係每卦卦德之贊辭也。至卦爻則各有其志。如志剛也。志未變也。志大得也。之類。每爻之各有其志。猶每卦之各有其性情也。繫辭傳曰。愛惡相攻。情偽相感。學者觀卦之性情。與爻之志。則於利害吉凶。思過半矣。此外雜例。下卦爲內。上卦爲外。之外爲往之內爲來。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爲應。乘下爲乘。二與五爲中。當位爲正。陰爲消。陽爲息。陽爲大。陰爲小。陽爲貴。陰爲賤。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陽數奇而陰數耦。此小人之所以恆多於君子也。尤可畏哉。

虞氏發明十二辟卦消息。實本於孟長卿卦氣圖。以坎離震兌爲四正卦。餘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合周天之數。內辟卦十二。自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而乾。謂之陽息卦。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謂之陰消卦。此十二卦分配十二月。復爲十一月。冬至陽生。故象傳曰。至日閉關。卦變皆從此十二卦而來。義最精審。

乾坤二卦文言傳。繫辭上傳。鳴鶴在陰七節。自天祐之一節。繫辭下傳。憧憧往來十一節。凡

天人之奧。修身處世。開物成務之原。具備於是。學者當終身服膺之者也。又序卦傳。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其言深切。尤足警世。

朱子謂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學者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陳氏世鎔駁之。謂文王周公孔子同言卦象。何所分別。其說是矣。然彖爻義。確有互相發明者。亦有絕不相蒙者。如屯彖辭言。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初爻言。利居貞。利建侯。謙彖辭言。君子有終。三爻言。君子有終吉。此周公於屯謙主爻。發明文王之意也。咸彖辭言。取女吉。而初爻言。咸其拇。二爻言。咸其腓。三爻言。咸其股。四爻言。憧憧往來。五爻言。咸其脢。上爻言。咸其輔。皆言相感之理。並無取女之象。漸彖辭言。女歸吉。而初爻言。鴻漸于干。二爻言。鴻漸于磐。三爻言。鴻漸于陸。四爻言。鴻漸于木。五爻言。鴻漸于陵。上爻言。鴻漸于陸。皆言高尙之義。並無女歸之象。此爻辭與彖辭絕不相蒙者也。孔子作易傳。均係循文衍義。然乾二爻。見龍在田。與言行似無關也。而孔子則釋之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中孚二爻。鳴鶴在陰。與言行似無關也。而孔子釋之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此則廣大精微。更非後人所能窺測矣。雜卦傳與序卦次序不同。後儒爭作圖說。以爲孔子別有命意。不知孔子明言。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乾剛坤柔一章。不過憂患之旨耳。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若謂雜卦別具王道聖功之要。豈序卦傳不寓王道於聖功乎。

先師黃氏以周曰。學易者當於通志堂經解中求之。學海堂經解中自惠氏張氏外。餘無取焉。文治泛濫二書。深信其說。蓋通志堂經解。實係顧氏炎武所藏之書。而徐氏乾學得之。歸諸納蘭成德。其中說易之書尤夥。故多精粹之作。然其惑於圖象。而墮於空虛者。亦復不少。任氏啓運周易洗心。有讀易法一卷。論八卦性情才德。因而重之。有合有不合。當有補救之方。其論極精。惟其說五十學易。以爲用五用十。且糾纏先天後天。推之未有卦畫以前。則穿鑿而無所取。近陳氏澧東塾讀書記說易經一卷。精當不刊。惜左袒王弼。是其一病。陳氏世鎔周易廓。有讀易雜記一卷。發明爻例卦象。貫串旁通。勉勵初學。兢兢戒慎。爲學者必讀之書也。

易微言一

是篇屬稿在先重卦之說與上不同傳聞異辭各有意義自可並存不必因此疑彼也

學易之法。備於孔子之繫辭傳。繫辭傳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下筮者尙其占。此易之精蘊也。曷謂以言者尙其辭。聖人設卦觀象。

繫辭焉而明吉凶。卦有卦之繫辭。爻有爻之繫辭。伏羲三畫。文王重之。而繫之辭曰。乾元亨利貞。及周公又繫之辭曰。潛龍勿用。見龍在田。云云者。抑何奇也。孔子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而卽繼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聖人之情。要以修德行仁爲主。因孔子之辭意。而周公之辭意可知也。文王之辭意可知也。孔子曰。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以至纖之辭。而包至廣至大之事。此所謂奇而法者也。皆以其苦心覺示天下者也。是故君子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曷謂以動者尙其變。孔子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又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又曰。變通配四時。文治嘗攷卦變之義。以消息之序言之。皆自十二辟卦而來。所謂變通者。趣時者也。亦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者也。卦變說見下篇孔子曰。變動以利言。利者。性情也。自然之道也。因乎時而變焉。因乎性情而變焉。變則通。通則久。此聖人所以貞天下之動也。曷謂以制器者尙其象。包犧氏通神明。類萬物。作八卦是矣。顧文治竊有疑焉者。神農之時。未有重卦。而云取諸益。取諸噬嗑。何也。蓋古人制器。有取卦象者。有取卦義者。離之爲罔罟也。乾坤之爲衣裳也。渙之爲舟楫也。皆取其象者也。益之爲耒耜也。噬嗑之爲市也。隨之爲引重致遠也。夫之爲書契也。皆取其義者也。又推

而言之。剝之爲牀也。廬也。大過之爲棟也。火風之爲鼎也。艮之爲門也。皆取其象者也。坎之爲曳輪也。水風之爲井也。皆取其義者也。孔子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周子曰。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聖人備物成器。莫非取五行之精。後有作者。莫能越其範圍矣。曷謂以下筮者尙其占。於大衍之數五十見之矣。孔子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是故吉者未必其終吉也。凶者未必其盡凶也。其所以變化無常者。隨人心之善惡爲轉移也。考左氏春秋內外傳占筮之法。可知之矣。如穆姜占得隨元亨利貞之類且吉凶者。失得之象也。非必以禍福計也。是故君子思不出其位。洗濯其心。神明其德。而後可以言占也。凡此所謂聖人之道也。抑文治更有進者。人事之吉凶悔吝。由於人心之喜怒哀樂相配而成。喜字从口。開口而笑。吉事之象。然喜者傷生。不可過也。故吉者不可恃也。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理爲心之主。氣爲心之奴。人之心專以氣用事。奴者主之。未有不亡身破家者也是爲大凶。悔恨多而哀感生。然哀者清明之氣也。兩軍相見。哀者勝矣。有悔斯可以貞也。吝者羞也。樂不可極。樂而不止。未有不至於吝者也。人心之喜怒哀樂。萬有不齊。故人事之吉凶悔吝。亦變遷而無定。皆配之以其分者也。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未發之性。卦畫之未成。爻者也。畫而成爻。是爲已發之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歸於既濟定。所謂發而皆中節者也。王者之刑賞慶罰。制禮作樂。皆本於喜怒哀樂。因一人之喜怒哀樂。而使萬物各得其所。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也。中庸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皆易理也。聖人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德行事業。要歸於使萬物各得其所。是故人不知而不愠。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易之道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者。易之道也。此則聖人之情。學易者所當勉而志焉者也。

易微言二

孔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處憂患之卦。凡九。履謙復恆損益困井巽是也。文王用其五。周公用其五。孔子亦用其五。而以損益井巽之義。時時載之於文。文治嘗熟繹而詳說之。孔子曰。履德之基也。履和而至。履以和行。案履卦大象傳云。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蓋履者。禮也。論語曰。禮之用。和爲貴。是君子修德之第一卦也。其初爻曰。素履往。无咎。二爻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處憂患之道。盡於是矣。進乎三則凶矣。孔子曰。謙德之

柄也。謙尊而光。謙以制禮。案柄當爲根本之義。是君子修德之第二卦也。三爻爲一卦之主。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孔子曰。復德之本也。復小而辨於物。復以自知。案復小。謂陽微也。辨於物者。辨物之善惡。自知者。有不善。未嘗不知。中以自考也。復卦爲天地之心。在人爲善惡之幾。洗心之奧旨。履謙行於外。至復則勘諸內。是君子修德之第三卦也。孔子曰。恆德之固也。恆雜而不厭。恆以一德。案雜而不厭。謂遇凡人之性情氣質。雜糅不齊。因應之而不厭。惟不厭而後能有恆。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息者。天地之功用。人事之所以有成。惟履而後能謙。惟復而後能恆。履以踐之。必謙以下之。復以省之。必恆以貞之。是君子修德之第四卦也。孔子曰。損德之修也。損先難而後易。損以遠害。案損卦大象傳云。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是德之修也。酌損已事。阻者必多。是爲最難。迨其後也。衆皆知損之益。故云先難後易。當憂患之世。而有滿溢奢靡之象。禍害立至。故云損以遠害。是君子修德之第五卦也。孔子曰。益德之裕也。益長裕而不設。益以興利。案益卦大象傳曰。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是德之裕也。不設者。鄭君云。設大也。益雖長裕。而作事不自張大也。益初利用爲大作。故以興利。士君子生當世。務在以美利利天下也。然上爻曰。莫益之。

或擊之。蓋欲作事與利。而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損之初爻。酌損已事。其上爻曰。无咎貞吉。益之初爻。用爲大作。其上爻曰。或擊之。本末如此。可鑑也。是君子修德之第六卦也。損近乎節。而君子修德。用損不用節者。蓋節僅以止渙。不若損益之爲用至大。三代禮樂之制。不過損益。人道剛柔之宜。亦不外乎損益。易乾坤二卦。爲泰否往來。而損益二卦。則山澤通氣。雷風相薄。與咸恆之爲夫婦。坎離之爲旣未濟。同爲易中之大關鍵。是以孔子於彖傳。特贊之曰。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又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又於雜卦傳。特著之曰。損益盛衰之始也。蓋一心一身之盛衰。一家一國之盛衰。皆係之。損益之爲用大矣。淮南子人間訓曰。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明於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者。其惟聖人乎。孔子曰。困。德之辨也。困窮而通。困以寡怨。案困卦彖傳云。尙口乃窮也。辨字決非辨論之義。疑當作徧字解。蓋如孟子所云。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言徧歷艱苦也。爻辭之困於株木。困於酒食。困於石。困於金車。困於赤紱。困於葛藟。亦周徧之義。周歷艱苦。則窮。窮極則通。如此而能不怨不尤。故以寡怨。是君子修德之第七卦也。孔子曰。井。德

之地也。井居其所而遷。井以辨義。案德之地及辨義二字。先儒均未確解。竊謂地者底也。井深象德之底止。大學所謂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也。困既爲德之徧。由是而知所止。居其所。猶止其所也。雖居其所。而井道養人。不窮其德。博施而動。故曰遷。凡事能窮所底止。則於本末終始。辨之各得其宜。故曰辨義。此論語可與立之境。進乎此者。可與權矣。是君子修德之第八卦也。孔子曰。巽德之制也。巽稱而隱。巽以行權。案德之制。謂因時以制宜。井以辨義。辨義之深。乃爲精義。義精。則於凡事之大小輕重。各稱其平。故曰稱而隱。隱者。伏也。不露於外也。惟精義。乃能行權。申命行事。惟可與權者能之。巽。風也。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惟行權。乃可正天下之風氣也。是君子修德之第九卦也。凡茲九卦。反身修德之道。胥在於是。學者所當性命以之者也。繫辭傳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曷謂易之序。文治心嘗疑之。今考上經自乾至履九卦。下經自恆至損益亦九卦。上經履至謙五卦。下經益至困井亦五卦。上經謙至復又九卦。下經井至巽又九卦。上經自復而後八卦。而爲下經之恆。下經自巽而未濟亦八卦。上下經對待。次第至正也。義理至微也。其斯爲易之序乎。其斯爲憂患之世。君子所居而安者乎。

易微言三

讀易之方。宜祛迷惑。一曰辨圖象。自宋以來。先天河洛之說。紛然日出而不窮矣。謹案乾文言傳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此言聖人與時消息。能先乎天。後乎天。以崇德而廣業。猶中庸言上律天時之義。初非教人以作圖也。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言文字之始。取則於圖書。所謂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故許氏說文曰。惟初大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大極實卽一畫。亦非教人以作圖也。說卦傳天地定位。節言八卦相盪之理。帝出乎震。節疑是文王周公相傳之古說。而孔子釋之。質言之。不過震動離明兌說艮止之義。而消息寓其中。亦非教人以作圖也。後人喜言圖象。不知而作。甚者推至未有畫卦以前。杳冥惛恍。實違經傳之本旨。此當辨者一也。二曰明卦變。卦變之例。發自宣聖。訟之彖傳曰。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是訟明自遯變。隨之彖傳曰。隨剛來而下柔。是隨明自否變。蠱之彖傳曰。蠱剛上而柔下。是蠱明自泰變。賁之彖傳曰。柔來而文剛。是賁明自泰變。推之損益之損上益下。損下益上。明白泰否二卦變。

願亭林先生謂卦變之說不始於孔子周公繫損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

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損明自泰變此周公所發明之例也若謂皆是乾坤變而來者不知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損明自泰變此周公所發明之例也若謂皆是乾坤變則於諸卦象傳皆不

能合惟六子爲乾坤之交易卦而十二辟卦則爲八卦易變易之卦此外各卦則均由八卦十二辟卦變易而來如朱子謂升自解來浪自漸來恐未是此卦變之說也。自虞氏

以陰陽相對爲旁通。六十四卦皆當變成既濟。焦禮堂更馳騁其說。以爲無卦不變。無爻不變。是直誤以卜筮之尙占爲動者之尙變。其鑿甚矣。此當辨者二也。三曰明卦象。說卦傳載乾爲天爲圓一章。厥後荀九家補之。虞氏又補之。幾於無義不收矣。然實有未可強合者。王輔嗣因謂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徵。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後儒因有忘象之說。竊以爲忘象者固非。泥象者亦非也。謹案履霜堅冰。明著於坤象。而說卦傳則曰乾爲冰。其義殊不可解。又如邑人不誠。自邑告命。坤之爲邑。明著於比泰二卦。然訟九二其邑人三百戶无眚。无妄六三邑人之災。是乾亦未嘗不爲邑。易邑字例訟二及邑人三百戶訟上卦乾乾爲邑比五及邑人不誠比下卦坤坤爲邑泰上及自邑告命泰上卦坤坤爲邑无妄三及邑人之災无妄上卦乾乾爲邑晉上及維用伐邑晉下卦坤坤爲邑夬象告自邑夬下卦乾乾爲邑升三及升虛邑升上卦坤坤爲邑井衆改邑不改井井山泰變泰上卦坤坤爲邑故云改邑震爲足。明著於說卦傳。然賁初九賁其趾。賁下離。是離亦未嘗不爲足。剝初六剝牀以足。剝下坤。是坤亦未嘗不爲足。又如坎之爲輿。明著於說卦傳。然小畜九三輿說輻。小畜下乾。大有九二大車以載。大有下乾。是乾亦未嘗不爲輿。程子引經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聖人並不言取象於某卦。

然則泥象者非也。又案坤彖辭言利牝馬之貞。離彖辭言利貞畜牝牛吉。兩兩相對。坤爲子

母牛。故離爲畜牝牛。坤交乾成艱離者坤所畜也其象甚明而元黃並望易學蓋稱云左傳言純離爲牛已不可曉離卦辭曰畜牝牛吉尤不可曉黃氏自言探尋至學四十餘年而尙

不能言其理豈百密而不免一疏歟坤五主爻。黃裳元吉。離二主爻。黃離元吉。亦兩兩相對。又如震爲侯。屯卦下

震彖辭言利建侯。主爻亦言利建侯。豫卦上震彖辭亦言利建侯。又如噬嗑彖辭利用獄。取

離明之象。推之賁无敢折獄。豐折獄致刑。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皆取離象。中孚議獄緩死。

取重離之象。是卦象未爲無定也。小過象飛鳥而旅之上九曰。鳥焚其巢。明言上爻變鳥巢。

爲離火所焚也。下文又言號咷離象也。又言喪牛於易。則謂離變矣。蓋聖人因事以著象。因

象以明理。若泥象或忘象。則皆悖乎變動不居之義。此當辨者三也。文治弁陋。竊謂學易之

法。當以易簡爲主。孔子於繫辭上之首章云。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於

繫辭下之首章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

者也。又於繫辭下之末章云。乾。德行恆易以知險。坤。德行恆簡以知阻。聖人明示人以易簡

之道。爲可久可大之德業。而後世學者。自入於支離穿鑿之途。深可憫也。大有爲易中最吉

之卦。五爻爲之主。其辭曰。厥孚交如。威如。吉。孔子釋之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

易而无備也。然則易簡之德。其至矣哉。後儒得吾說以學易。並用吾說以治其家。以治其國。庶幾免於咎悔而能寡過矣乎。

易微言四

孔子曰。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又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而唐韓子則曰。易奇而法。文治嘗疑。變則無所謂法。既而潛心觀象。玩辭始知。惟法乃所以生變。而變常在於法之中。奚以知之。讀傳之言志而知之。蓋文王之彖辭。乃言每卦之性情與材。乾文言曰。乾元者始而亨者。

也利貞者性情也。繫辭傳曰。彖者材也。言哉。嗚也。如坤之元亨利牝馬之貞。言其性情也。君子有攸往。以下言其材也。蓋文王彖辭曰。有攸往。無下言其材也。屯之元亨利貞。言其性情也。勿用有攸往。以下言其材也。蓋文王彖辭曰。有攸往。無耳。而周公之爻辭。則恆言每爻之志。志者。因交易變易而見者也。交易變易而其志猶不變。此人之氣質。所以有終不可變者也。故學者觀傳之言志。可以知易之法。其於讀易之方。亦可得其一隅矣。爰詳釋其義如左。

屯䷂ 初爻象傳曰。雖磐桓。志行正也。屯由臨變。初爻不動。故曰志行正。

蒙䷃ 彖傳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蒙由觀變。五爻本陽。與二相應。故曰志應。

小畜䷈ 彖傳曰。剛中而志行。乃亨。小畜由夬變。陰行於下。故曰志行。四爻象傳曰。有

孚惕出。上合志也。言與上合志。明四爻之由夬變也。

履_{三三} 三爻象傳曰。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履由夬變。三爻本剛。又與上相應。故曰志剛。

四爻象傳曰。愬愬終吉。志行也。蓋履之四爻。卽夬之初爻。志行於上也。

泰_{三三} 彖傳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泰卦乾來交坤。故曰其志同。初爻象傳曰。拔茅征。

吉。志在外也。內卦本陰。故初爻志在外。

否_{三三} 初爻象傳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否卦坤來交乾。下三爻皆陽位。陽爲君。故初爻。

曰志在君也。四爻象傳曰。有命无咎。志行也。蓋否之上三爻。卽泰之下三爻。羣遇祉福。

故四爻曰志行也。

同人_{三三} 彖傳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同人由姤變。初爻進二。中正而應。故曰通天。

下之志。初爻之象傳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言初陰出門。以同人也。上爻象傳曰。同人。

于郊。志未得也。姤與夬反對。初陰進二。而未進于上。故曰志未得。

大有_{三三} 五爻象傳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大有由夬變。五爻與上爻交孚。故曰厥孚。

交如。上爻履信思乎順。五信而順。故曰信以發志。亦以見與上合志也。

謙 ䷎ 上爻象傳曰。鳴謙。志未得也。謙由剝變。上本陽爻。與三相應。故雖鳴而志未得。

豫 ䷏ 初爻象傳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豫由復變。初失其陽。故鳴豫而志窮凶。此鳴之

志與謙上同。四爻象傳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復初陽上進于四。故志大行。

隨 ䷐ 三爻象傳曰。係丈夫。志舍下也。隨由否變。下三爻皆陰。故三爻之志。舍下之陽也。

蠱 ䷑ 上爻象傳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蠱由泰變。上爻以陰變陽。故高尚而志可。則善

初之能變。嘉其志也。

臨 ䷒ 初爻象傳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上爻象傳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蓋臨由震變。

初爻例與屯初同。故曰志行也。上之敦臨與艮之敦艮同。志在內者。志在內卦之二陽也。

此變例也。

觀 ䷓ 上爻象傳曰。觀其生。志未平也。觀由艮變。二陽在上。未得其平。故志未平。

賁 ䷖ 上爻象傳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賁由泰變。彖傳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

是其顯證。上得志者。分剛上而文柔。故陽剛得志也。

无妄 ䷘ 初爻象傳曰。无妄之往。得志也。彖象傳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是无妄

明由遯變。易例之內爲來。之外爲往。初爻往吉。得其本志也。

大畜_{三三} 三爻象傳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大畜由大壯變。上爻卽大壯之初三爻。與上相應。故曰上合志也。

咸_{三三} 初爻象傳曰。咸其拇。志在外也。蓋咸由否變。志在外者。言初爻本位之志在于外也。此與損卦已事遄往。尙合志義同。三爻象傳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隨三以陰隨陽。曰志舍下。咸三以陽隨陰。則曰志在隨人。蓋三本在外。隨變而下。故曰所執下也。五爻象傳曰。咸其脢。志末也。繫辭傳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故爻例初爲本。上爲末。咸五爻本否之上爻。故志在于末也。

遯_{三三} 二爻象傳曰。執用黄牛。固志也。蓋遯由離變。離爲牛。其二爻曰。黃離元吉。故遯二曰。執用黄牛。固志也。遯二爻之志。卽離二爻之志也。五爻象傳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離五本陰。變遯則剛。當位而應。故曰正志。言變而其志正也。初爻不當位。故曰勿用有攸往。此尤可見人之所志。不可非其位也。

晉_{三三} 三爻象傳曰。衆允之。志上行也。晉由觀變。四爻之志。上行爲中所允服。故曰志上

行也。

明夷_䷣ 彖傳曰。內難而能正其志。明夷出臨變。二三易而當位。故曰能正其志。此與遯五爻之正志同。三爻象傳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狩者行也。三爻上行當位。故志大得也。

家人_䷤ 初爻象傳曰。閑有家。志未變也。家人由離變。內卦均當位而不變。是家有閑。故于初爻發之曰。志未變也。

睽_䷥ 彖傳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又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睽由離變。本為兩離。而下變上不變。故其志不同行。二五相應。故其志通。四爻象傳曰。交孚无咎。志行也。離三

四重陽變睽。則二陽而三陰。四陽而五陰。故曰交孚志行。

蹇_䷦ 上爻象傳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蓋蹇由觀變。三往而上來。故上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

損_䷨ 初爻象傳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損由泰變。初爻已往上。損之初即泰之二。與上合志。故曰上合志。此與小畜之上合志同例。二爻象傳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損之

二爻。卽泰之三爻。變損居中。聖人因損之元吉。故勉之曰中以爲志。上爻象傳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損以泰之初陽往上。損下益上。爲卦之主。故大得志。損之由泰變。周公于三爻已明著之。而孔子言卦志。又詳明如此。

益䷗ 四爻象傳曰。告公從。以益志也。益由否變。告公從者。從內二陰也。以益志者。益外二陽也。上來而四。有以益其志也。五爻象傳曰。惠我德。大得志也。四往從陽。五與相孚。故曰有孚惠心。陽升五居中得正。又有陰之相孚。故大得志。

姤䷫ 五爻象傳曰。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姤以柔遇剛。五爲卦主。有隕自天者。五隕於初也。命者。巽之命也。以卦主而不能違初陰之志。不能舍初陰之命。姤之一陰可懼哉。

萃䷬ 初爻象傳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萃由臨變。初進于四。失位。故其志亂。五爻象傳曰。萃有位。志未光也。臨二升五。雖當位而陽未盛。故志未光。

升䷭ 象傳曰。南征吉。志行也。升由觀變。三陰均升于上。故曰志行。初爻象傳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初升于四。故上合志。此與小畜損兩卦之上合志不同。蓋言與外卦合志。非指上爻也。五爻象傳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三陰均上升。而五居中爲主。故大得志。

正與彖傳之志行相應。

困_{三三} 四爻象傳曰。來徐徐。志在下也。五爻象傳曰。劓刖。志未得也。困由泰變。四陽本在下卦。故志在下。五陽爲陰所揜。不能息。故劓刖而志未得。

革_{三三} 彖傳曰。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革由離變。故其志與睽同。四爻象傳曰。改命之吉。信志也。木離而變。兌是改命也。然五上均變。而四猶未變。故雖改命而猶信志也。

歸妹_{三三} 四爻象傳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歸妹由泰變。故帝乙歸妹。明著於泰卦。愆期之志。有待而行者。震爲行。以三進四。泰三之志。待震而後行。是以遲歸也。

豐_{三三} 二爻象傳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豐由泰變。上陰來二。陰陽相孚。故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此與大有五爻厥孚交如。信以發志。同例。

旅_{三三} 初爻象傳曰。旅瑣瑣。志窮災也。旅由否變。初進于五。失位。故志窮災也。
巽_{三三} 彖傳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巽爲坤來交乾之卦。柔順乎剛。而陽志得行。故曰志

行。初爻象傳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陰陽進退之際。故其志疑。武人類剛變而得正。故其志治。三爻象傳曰。頻巽之吝。志窮也。以巽重巽。四變爲柔。失重剛之性。

故其志窮。

兌_{三三} 二爻象傳曰。孚兌之吉。信志也。兌坤來交乾。二三剛柔相孚。故曰信志。猶大有之信以發志也。

渙_{三三} 三爻象傳曰。渙其躬。志在外也。渙由否變。二進于三。與四相比。故志在外。

中孚_{三三} 初爻象傳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中孚由離變。即重離象。初爻未動。故志未變。

未濟_{三三} 四爻象傳曰。貞吉悔亡。志行也。未濟由否變。四爻未變。與初相應。故志得行。

昔虞仲翔因既濟象傳言剛柔正而位當。遂悟當位不當位之例。文治竊謂周易位與志實並重。聖人所以時言位者。勉人之有定位而無越分也。所以時言志者。勉人之有定志而無歧思也。然位不能變。而志則有變而得之者。蓋天下之位萬殊。卑高以陳。各有一定。而生人之志萬殊。則宜有改過遷善之路也。此改命所以爲信志。有孚所以亦爲信志也。然亦有雖變而不離其宗者。此遷之所以有固志也。在因時而善變耳。聖人之通變。官民蓋有法焉。可輕言哉。文治弱冠時治漢易。溺於旁通之正之說。於交易變易之例。初未究心。五十以後。熟玩經傳。始知易傳之言志變例。實寓其中。而易之法於是而益顯。抑又思之。周公爻例之言。

變易。不獨見於損之三爻。如履九五之言夫泰。六五之言歸妹皆是也。又如革初爻曰。鞶用黃牛之革。革由離變。初爻不變。是以爲鞶用黃牛之象。五上爻變。是以五之爻辭曰。大人虎變。上之爻辭曰。君子豹變。然則革之由離變。周公固明明以示後學矣。所以取象於虎豹者。離爲文。鞶者革也。鞶六二象傳曰。賁其須。與上與也。不明言志。而志在其中。竊意象象傳中言上下者。亦皆指變易而言。繫辭傳曰。上下无常。剛柔相易。唯變所適。豈非易之本志與。一得之見。不足窺聖道之高深。且經傳變化神明。不可爲典要。後儒卦變之說。又復言人人殊。各執一理。折衷末由。此篇恐多牽強武斷之處。唯大雅君子教正之。

易微言五

孔子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君子於是求用易之道焉。聖人於六十四卦大象傳。皆繫以以字。而於繫辭傳又總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又曰。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又於包犧氏王天下章。暢發取象之旨。其用易之道。固以昭示萬世。文治於是兢。兢業業。求所以用易卦之法。夫盈天下皆道。則盈天下皆易。內而念慮之細。外而酬酢之繁。

大而倫常之間。小而起居之際。莫不皆有易道焉。君子善用之以吉。小人不知用之而凶。且悔吝。然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豈非本於用易之道乎。竊嘗於大學三綱領中求之。明明德之象爲晉。大象傳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是明德當用晉卦也。親民之象爲師。爲比。大象傳曰。君子以容民畜衆。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蓋天下之至親切者。莫如地之與水。是親民當用師比二卦也。艮其止。止其所也。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是止於至善。當用艮卦也。定靜安慮得。皆所謂居而安樂而玩者乎。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吾道一以貫之者也。先者逆而數之。故功夫較難。後者順而推之。故效驗較易。格致誠正。所以通天下之志也。修齊治平。所以定天下之業也。致知格物。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其必用大畜乎。然大學八條目。以修身爲本。而修身又以誠意爲本。鄭君注曰。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是誠意之與格致。固有息息相通之理矣。同人之象傳曰。君子以類族辨物。是辨天之與火。同中之異也。非所謂格物也。未濟之象傳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是辨火之與水。異中之異也。亦非所謂格物也。繫辭傳曰。復小而辨於物。復者一陽之始。當善念之初萌。是則與誠意有息息相通之理矣。彖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正心之道也。象傳曰。不遠之復。修身之

道也。善學者終日乾乾。反復其道。蓋舉格致誠正修一以貫之矣。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十二辟卦陰陽消息之微。無非內省不疚之用。然人第知誠意之當用。剝復二卦。而不知尤宜用夫姤二卦也。蓋夫者陽之盛。而一陰猶伏於上。姤者陽之盛。而一陰已生於下。苟或不慎。一反對焉。則夫變而爲姤矣。一念轉移之間。可懼哉。修身爲齊治平之標準。人第知蹇之當反身修德。而不知修身之當用震艮二卦也。大象傳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修身省其身也。此由誠正以進於修身也。其六三曰。震蘇蘇。蘇蘇者。醒也。其上九曰。震索索。索索者。敬也。然而震不於其躬。則反對而爲艮。艮其身者。止諸躬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其修身之本於內者乎。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其修身之見於外者乎。家人之象傳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人第知齊家之當用家人卦。而不知家人之反對爲睽。睽則家道不能和順。更可懼也。人既知齊家之當用家人與睽。而不知尤當用歸妹與漸也。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傳文有明戒矣。必如漸之女歸吉。庶幾宜其家人乎。齊家者其必慎之於始哉。自古帝王盛德大業。悉備於周易之中。故治國平天下之要道。尤爲上下兩經之樞紐。上經始乾坤。隔八卦而爲泰否。否泰反其類也。治平者之殷鑒也。下經始咸。

恆。隔八卦而爲損益。損益盛衰之始也。損之益之。得其宜。則爲泰。失其宜。則爲否矣。上經泰否。隔六卦而爲臨觀。臨者。泰之未成者也。觀者。否之已進者也。用臨而甘之。則反對而爲觀。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陳成子之得政。已伏於齊桓公之時。可懼哉。然猶未爲極也。下經損益。隔六卦而爲革鼎。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則治歷明時。正位凝命者。起而代之矣。有國與天下者。苟能懷懷焉。以此爲戒。又何至失其國而失其天下乎。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貞夫一者。六十四卦一貫之道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何以守位曰仁。仁者乾道也。大學一國興仁。強恕以行。仁之道也。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義者坤道也。大學生財有大道。以義爲利之道也。易之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易簡而已矣。是故由知至至之。及於知終終之。由直方之大。應乎黃裳之元。皆易簡之道也。亦皆仁義之道也。是則三綱領。八條目。一以貫之者也。乾坤其易之門邪。文治又深探乎世道升降之故。與夫聖人憂患之心。則又有情見乎辭者。人第知世道人心禍福之幾。在於易反對諸卦。而不知反對卦之可憂。其顯焉者也。旁通卦之可憂。其隱焉者也。乾坤旁通卦也。上經以坎離兩卦終。乾坤

之交也。下經以既未濟兩卦終。則又坎離之交也。皆旁通卦也。而坎離之前。爲頤與大過兩卦。何也。頤 $\text{☶}\text{☱}$ 離象也。大過 $\text{☱}\text{☵}$ 坎象也。既濟未濟之前。爲中孚小過兩卦。何也。中孚 $\text{☴}\text{☱}$ 離象也。小過 $\text{☱}\text{☵}$ 坎象也。皆旁通卦也。坎之入於坎窞。未濟之有孚失。是皆虛而失實者也。離之日昃之離。既濟之繻有衣袽。皆盈而極敝者也。斯固足爲治國平天下者鑒矣。然而讀頤與大過中孚小過四卦。其憂患又何其至也。頤之時大矣哉。聖人不作。無養賢養民之吉矣。顛頤拂經。十年勿用。利涉大川。有行焉而已。然猶未爲極也。大過之時大矣哉。本末弱矣。棟撓凶矣。過涉滅頂之占。及在上矣。然猶未爲極也。中孚信及豚魚。至誠宜可以動物矣。然而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喜怒既無常。哀樂又復失真。其能常與此終古乎。翰音登于天。有飛鳥之象焉。則旁通而爲小過矣。初爻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矣。三爻曰。從或戕之。凶如何矣。上爻曰。飛鳥離之已亢矣。夫子贊山梁之雉。曰。色斯舉矣。君子不能以身之高尙。投世之網羅。於斯時也。惟有取頤之象以慎言語。節飲食。取大過之象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而已矣。嗚呼。聖人憂世之心深。而處己之道乃愈貞矣。文治是以五作微言。而益增身世之感也。

十三經提綱卷一 周易

十三經提綱卷二

太倉唐文治著

尙書

一道政事

司馬遷曰。書紀先王之事。故長於政。又曰。書以道事。故尙書者。政治學之權輿也。吾國自聖門四科而後。政事無學。良可怪歎。使後世而有政治學也。必先課以尙書明矣。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亦奚以爲。文治亦謂誦尙書二十八篇。授之以政。不達。亦奚以爲。

政治之本。敬天尊賢而已。故堯典一篇曰。欽曰明。舜之命牧。輒言欽哉。皋陶謨之知人安民。能哲而惠。要之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惟敬天而後能勤民也。又要之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帝王之心學也。惟治心而後能敬天。惟敬天而後能代天以成功。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者。發爲萬幾。而實基於一心。

皋陶謨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天其申命用休。此卽大舜無爲而治之根本。無爲而治者。安汝止。惟幾惟康而已。故舜之自述。不過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大哉時乎幾乎。時者。措之威。

宜也。幾者、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也。此帝王之治心。所以能安汝止而答天命也。漢唐以後之人君。知德者鮮矣。

堯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功本於克明俊德。禹之平水土。聲教遠訖。其功本於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蓋禹之所以不距其行者。在於能明其德。故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多方贊殷王之德。曰。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周公之贊文王。首曰。克明德。而詩人之贊王季。曰。其德克明。贊文王曰。予懷明德。古人爲學。以明德爲根本。故大學之道。首言在明明德。所謂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文王之教也。朱子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是明明德卽治心之學。而其用功則在於顧諟天之明命。顧諟明命。卽敬天也。康誥曰。丕則敏德。用康乃心。此亦周公述文王之學也。文王之明德。緝熙敬止。純亦不已。故能敏德。用康乃心也。故凡治天下國家者。首在治心。

洪範曰。無虐癡獨。而畏高明。古聖王之行政在仁慈。而行仁慈必先鰥寡癡獨。蓋惻隱之端所由始也。故大誥曰。嗚呼。允蠢鰥寡。康誥曰。不敢侮鰥寡。無逸亦曰。不敢侮鰥寡。又曰。惠鮮鰥寡。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嗚呼。何其仁也。生人之大苦。莫如無所託命。彼

鰥寡孤獨者。皆無所託其生。而爲造物之缺憾。爲政者當代天以弭之者也。文王視民如傷。民有傷而君傷之至也。後世人君不仁之漸。起於侮鰥寡。侮鰥寡因而侮其民。侮其民而天下亂矣。

爲治之要。務法前王。文王之德。可謂盛矣。而周公贊之乃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又曰。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又曰。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無逸一篇。歷敘殷王中宗之嚴恭寅畏。高宗之嘉靖殷邦。祖甲之保惠庶民。殷勤慎重。司馬遷引傳曰。法後王。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也。周之則倣殷先哲王。豈不大哉美哉。顧亭林日知錄云。多士之書。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曰。非我小國。政亡國之民。而說之高王。士新初之主。而自稱我小國。以天下爲公。而不沒其舊日之名。分殷人以此中心悅而誠服。卽世三十卜年七百。其始基之矣。此說極精。後之

爲政者。動輒蔑視前朝。甚且菲薄之。以爲概不足法。侈然自大。而治道於是日乖矣。

箕子之陳政事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又曰。臣無

有作。福作威玉食。此臣字指武王而言。乃箕子或勉武王之辭。蓋古時人君對於天。亦自稱臣。通鑑漢桓帝九年。平原襄楷上疏云。臣竊見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

占天子凶。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二年。天子當之。今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電。臣作威作福。刑罪急刻之所感也。此臣作威作福。臣字指天子而言。尤爲明證。自後人解洪範。誤作君臣字解。以爲攝君主可作福作威玉食。而後世人辟乃惟知作福作威玉食。以害及家國。解起一字之誤。如此。是以君子畏聖人之言。而不敢輕譚經也。周公之告康叔曰。無作怨。勿

用非謀非彞。後世所以亂日多而治日少者。有偏有黨而已。作福作威而已。非謀非彞而已。嗚呼。其尙懷之哉。至周公之戒嗣王曰。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此亦無作怨之意。蓋怨氣積而殺機至。以不能保我子孫矣。嗚呼。其尙懷之哉。顧亭林日知錄云。自古國家承平日久。法制廢弛。而上之令不能行於下。未有不亡者也。紂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謂不盡然。紂之爲君。沈湎於酒。而逞一時之威。至於刳孕斮脛。蓋齊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變而盤庚之書。則卿大夫不從君令。再變而微子之書。則小民不畏國法。至於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謂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卽以中主守之。猶不能保。而况以紂之狂酗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諒哉斯言。民玩其上。則上之威信不行。於是以壓力橫制之。民不獨不願賞罰。抑且不顧身命。與上爲讎。而國乃不能復治矣。

二辨真僞

真者。漢伏生所傳。今文尙書是也。僞者。東晉梅頤所傳。古文尙書是也。伏氏所傳。共二十八篇。梅氏所傳。共五十八篇。內僞者。如大禹謨等二十五篇。梅氏並撰僞。孔安國傳。唐時列於

學官。學者莫辨其是非。至宋朱子始疑其僞。迨清初閻百詩古文尙書疏證。江良庭尙書集
注音疏。王西莊尙書後案。孫淵如尙書今古文注疏。始昌言排斥。而尙書後案。辨析尤詳。治書

以上列數書爲最精審。蔡仲默先生集傳亦可備參考。

後人讀之。自可辨真僞之源流矣。

今古文考證詳於閻氏諸書。至講求訓詁者。先太夫人黃薇香先生尙書

啓錄近吳學甫先生尙書故尤簡核精當。

太誓篇之真僞。諸儒聚訟紛紜。據馬氏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鵬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毋。在子所不語中乎云云。文治紬繹太誓篇文。語涉淺陋。不類周時文字。惟孫本中乃復探入。未便刪去。余故特申明馬氏之說。以告世之學者。

梅頤本雖作僞。亦有精當可探之處。如大禹謨。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仲虺之誥。佑賢輔德。兩節。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咸有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太誓。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旅獒。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君陳。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之類。語皆精粹不磨。足爲法戒。蓋晉時去漢未遠。凡此粹語。必從漢儒傳述而

來者也。故後人讀梅氏書，以爲漢晉閒極純粹文字可耳。

三審文法

古人有言：通天地人曰儒。吾謂通天地人，方可與言文。堯典乃命羲和敷節、天文也。禹貢地文也。無逸立政諸篇，人文也。其他散見於各篇中者，不可更僕數。故惟通於天地人之理，乃可以讀書，乃可以論文。

孔子之贊堯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堯典一篇，備哉燦爛。其神明之式乎。皋陶謨曰：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惟成功懋。而文章乃益著。終以夔之論樂曰：笙鏞以間，鳥獸跄跄。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又終之以拜手颺言，庶歌喜起。嗚呼！何其盛也。煥乎天下之至文也。後有作者，不可尙已。故韓子曰：上規姚姒，渾渾無涯。

古文之祖

韓子進學解自述得力以書居首故尙書爲學

論語引商王之辭曰：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是爲殷人尙鬼之始。盤庚中篇專言鬼事。高宗彤日一篇，鬼氣溢於紙上。西伯戡黎，微子二篇，悽惻已極。寒同語冰，吾嘗謂墨氏尙鬼，故其文多鬼氣。蓋墨子實傳殷家之文者也。後人學之。

絕幽絕險。進於生辣。

周公著作。集羣聖之大成。更集虞夏商文章之大成。今考史記所載先儒所述周公之所作者。曰牧誓。曰金縢。曰大誥。曰多士。曰無逸。曰立政。曰康誥。曰梓材。曰召誥。曰洛誥。然吾謂金縢篇冊祝之辭外。並非周公所作。何也。無自譽之理也。至於大誥康誥無逸立政諸篇。忠厚懇摯。至誠感人。所以靖一時之變亂。定萬世之大法。垂八百年之丕基者。胥在於此。至哉文乎。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治嘗求文王之文。易象辭外。鮮有足徵者。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竊嘗謂周公述文王之德。實卽述文王之文。蓋周公不獨師文王之爲人。且師文王之爲文。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凡學聖人者。當求聖人之精神。而聖人之精神。必於其文字中求之。後儒尊仰文王周公。鮮有能讀文王周公之文。而求文王周公之精神者。不已陋與。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知其人者。求其精神也。大學引康誥之辭最多。曰。克明德。曰。作新民。曰。如保赤子。曰。惟命不于常。雖未必賅康誥全篇之誼。而其相傳爲文王之德。蓋無疑義。文治最喜誦昔賢所引之書若詩。如大雅文王之詩。孟子引之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大學引之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孟子引之曰。商

之孫子。其麗不億。孝經引之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孟子引之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學引之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中庸引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見書康誥篇古聖賢所常誦讀者也。詩文王篇亦古聖賢所常誦讀者也。吾輩朝夕吟詠之。作聖之基。在於是矣。孔子曰。不亦說乎。

無逸一篇。詳分段落。若斷若續。開示義法。至爲美備。司馬遷常倣效之。吾嘗謂無逸篇可與孟子牛山之木章並讀。蓋讀牛山之木章。可以治心。可以知文章之義法。讀無逸篇。可以養德。可以知文章之義法。俱爲千古不刊之作。多方篇以爾字作線索。文氣浩瀚無倫。昔人於秦漢人文字。零篇剩句。尙珍貴之至。於虞夏商周之文。其寶貴當何如。

凡學文必先尋聲。虞夏書之聲。如秦鈞天之樂。愈讀愈高。迄於商周。其聲已漸低矣。呂刑文至爲高響。曾文正評之云。安章宅句。與後世卿雲馬班韓柳諸人。蹊徑相近。惜不能盡通其讀耳。秦誓爲穆公悔過之辭。聲宏以遠。如我心之憂三句。與昧昧我思之。提筆獨有千古識者。知夏聲之將大矣。顧說者謂孔子逆知周之將并於秦。故以秦誓作結。則非也。顧亭林日知錄云。有秦誓。故列秦誓。有秦詩。故錄秦詩。述而不作也。謂夫子逆知天下之將并於秦而

存之者。小之乎知聖人矣。

吳摯甫寫定尙書本書後云。古尙書百篇。今存者二十八篇。虞夏商周之遺文。可見者盡此矣。漢時書多十六篇。由時師莫能說。不傳。卒以亡。惜哉惜哉。古帝王之事。與後世同。其所爲傳載萬世。薄九閔。彌厚土。不敝壞者。非獨道勝。亦其文崇。與有以久大之也。揚子雲最四代之書。以爲渾渾爾。噩噩灑灑爾。彼有以通其故矣。由晉宋以來。士汨於晚出之僞篇。莫復知子雲之所謂。獨韓退之氏。稱虞夏書亦曰渾渾。於商於周。獨取其詰屈聱牙者。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信哉。其徒李漢敘論六藝。又曰。書禮別其僞。書之僞蓋自此發。且必退之與其徒常所講說云爾。而漢誦述之。不然。漢之智殆不及此。聖人者。道與文故并至。下此則偏勝焉。少衰焉。要皆有孤詣獨到。非可放效而襲似之者。知言者可望而決耳。吾尤惜近儒考辨僞篇。論稍稍定矣。至問所謂渾渾者。噩噩者。灑灑者。詰屈而聱牙者。其蘊然而莫辨猶若也。於是寫其文。自典謨迄秦穆。頗采文字異者。著於篇。庶綴學之士。有以考求揚韓氏之說。而得其意焉。嗟乎。自古求道者。必有賴於文。而文章與時升降。春秋以還。邱明所記。管晏老氏所言。去尙書抑遠矣。秦繆區區。起邠荒。賓諸夏。無可言者。獨其文率然。躋千載。上視三代。殆

無愧色。吾又以知帝王之文之胥蠻於後人者。蓋終古不絕息也。

附尚書選目

- | | | | | | | | | |
|----|-----|----|-----|-----|-----|----|----|----|
| 堯典 | 皋陶謨 | 禹貢 | 盤庚上 | 盤庚中 | 盤庚下 | 微子 | 牧誓 | 洪範 |
| 金縢 | 大誥 | 康誥 | 酒誥 | 召誥 | 洛誥 | 多士 | 無逸 | 君奭 |
| 多方 | 立政 | 顧命 | 呂刑 | 秦誓 | | | | |

十三經提綱卷三

太倉唐文治著

詩經

學詩家法。創自孔子。傳於曾子。子思。孟子。孔子贊鴟鵂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贊烝民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皆用一二字點綴詠歎。而意義躍如。曾子得其傳作大學。於邦畿千里。維民所止。桃之夭夭。其葉蓁蓁。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數節皆不拘本文。斷章取義。自言其所心得。子思子得其傳作中庸。於衣錦尙絢。數節精探道蘊。引人入勝。而於予懷明德一節。三引詩文。有左右逢原之妙。尤爲千古說詩之祖。孟子得其傳作七篇。章末每引詩語作結。實開外傳之先河。韓詩有外傳。毛詩亦稱傳。傳者傳其義也。而以意逆志。數言尤爲說詩之要領。後世學詩者能得孔門家法。自無支離穿鑿之習矣。

聲成文。謂之音。詩者音而已矣。古人有言。審樂知政。審樂者。審音而已矣。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昔曾子居魯。讀商頌。其聲淵淵然。恍聞金石之奏。蓋長發殷武諸詩。其聲大矣遠矣。予嘗推斯意以讀周家之詩。若大明。緜。若皇矣。若公劉。諸篇。其忠厚淵懿之意。洋溢乎紙上。美哉商周之音也。蓋在唐虞之世。契爲舜司徒。敬敷五教。教在人倫。歷五百年而生湯與伊尹。再歷五百年而生孔子。孔子其先宋人宋殷之後也蓋契始創教民之政者也。教民者後世食其報。故商詩之音特遠。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歷十餘世而生文王武王周公。蓋稷始創養民之政者也。養民者後世食其報。故周詩之音特閎。由是推之。而其他之音。均可知已。一升一降。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皆可於音驗之。不獨一國然也。一家亦然。一身一心亦然。積善愈深以厚。則其音愈和以平。故夫善治天下與善觀人者。能知天下之善音。並能遠天下之惡音。此其義難與俗人言也。

左氏傳載吳季子觀樂。卽所謂審音以知政。而學詩之方。更詳於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蓋思無邪。治心之學也。禮也。達於政事。專對四方。用也。舍是二者。則不必學詩矣。通經貴乎致用。自聖學衰而溝沓之儒。騁辭馳說。世遂詆聖學爲無用。固不獨說詩一端爲然也。

唐李漢序韓昌黎集云。周情孔思。日光玉潔。自古文情之至深者。其惟我周公乎。常棣之詩。每章言兄弟。末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何其婉也。七月之詩。陳民事也。則曰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鵲鳴之詩。明素心也。則曰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東山之詩。慰師旅也。則曰之子于歸。皇駁其馬。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以聖哲神相之著作。無異於勞人思婦之離憂。至於閔予小子。小毖諸篇。深情若揭。孝哉我周公。忠哉我周公。文情之至深者。亦惟我周公。天下惟至情之人。乃能感天地泣鬼神而定天下之大業。周家八百年之基。統根於情而已矣。故學者學詩。先在養其性情。深於情而興觀羣怨。乃有不能自己者。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予誠不知其何心也。

言詞章者多宗騷選。予謂讀騷選不如讀詩。試略論之。雅之生民。皇矣。公劉。頌之載芣。諸篇實爲文選詩賦之胚胎。斯干之詩。頌嘉祥也。而中間忽以乃寢乃興。乃占我夢作轉。末乃以乃生男子。乃生女子作結。其文思之奇。可謂千古獨絕。誰謂爾無羊一篇。逸趣橫生。爲後世畫記之祖。末乃以牧人一夢作結。與斯干詩同一奇想。蘇東坡後赤壁賦。以一夢作結。用意實本於此。因無結束而得好結束法也。又如絲之詩。以予曰有禦侮作結。皇矣詩以四方以

無拂作結。大東詩以維北有斗西柄之揭作結。簡老奇橫。無與倫比。美哉詩乎。蓋無體不備

矣。友人某君云杜子美絕代有佳人一首實脫胎於谷風一詩予深思之其說其然如夫婿輕薄昂新人矣如玉數句實本於妾用新昏如見如弟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溼二句實本於溼以溼溼溼溼其法

待婢買珠回牽羅補茅屋二句實本於我有旨蓄亦以御冬然如谷風詩之既生既育比予子尋則子美詩尙不能如是之沈痛而妾用新昏以我御窮二句尤爲奇橫後人所不能及也

曾文正古文四象。少陰情韻類選詩八十篇。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清廟、雍、爲可興上。以七月、鴟鴞、東山、狼跋、文王、大明、緜、思齊、爲可興下。以楚茨、信南山、文王有聲、生民、行、葦、篤、公、劉、那、長、發、爲美中之可觀。以北門、匪風、北山、頍弁、白華、板、蕩、瞻、卬、爲刺中之可觀。以鹿鳴、四牡、常棣、伐木、崧高、烝民、江漢、常武、爲可羣。以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爲可怨。以柏舟、淇奧、蓼莪、抑、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屬義理。以碩人、小戎、采芣、車、攻、斯、干、皇矣、韓奕、閔宮、屬氣勢。以柏舟、谷風、伯兮、葛生、兼葭、黃鳥、采芣、林杜、屬情韻。以簡兮、大叔于田、清人、還伐檀、山有樞、宛丘、大東、屬趣味。可謂精思入杳冥矣。惟概入於少陰情韻類。鄙意竊以爲可商。蓋詩中如柏舟、綠衣、兼葭等。丰韻獨絕。斯可屬諸情韻。若那、長發。不得不謂之太陽。江漢、常武。不得不謂之少陽。未可概以少陰自之。觀文正於興觀羣怨四類外。別分義理氣勢情韻趣味四者。是以八十篇概屬之少陰。固未定之意也。

學詩當以傳箋爲主。而以朱子集傳輔之。孔沖遠疏亦稱詳備。近世作者。以陳碩甫毛詩傳疏爲最精博。李氏毛詩紬義。胡氏毛詩後箋。亦足備參考。惜皆詳於考據。尠有注意於性情者。陳蘭甫讀詩日錄。涵泳義理。深合孔門家法。讀者尤宜注意。

附詩經選目

卷上

那 玄鳥 長發 殷武 生民 公劉 大明 緜 皇矣

常棣 七月 鸛鳴 東山 思文 小毖 卷阿 小宛 蕩

江漢 常武 既醉 斯干

卷下

蓼莪 鵲羽 葛覃 卷耳 柏舟 綠衣 谷風 氓 女曰鷄鳴

兼葭 黍離

曾文正古文四象所選詩經。分興觀羣怨義理氣勢情韻趣味各類。未免太繁。此卷所選。上編專取清明廣大之音。下編專取情韻抑揚之作。用以自娛。故哀怨離憂之詞。選錄較

少。學者欲考盛衰興亡之消息。非讀全經不可也。

十三經提綱卷四

太倉唐文治著

周禮

一授受源流

四庫提要云。周禮一書。上自河間獻王。於諸經之中。其出最晚。其真僞亦紛如聚訟。不可縷舉。惟橫渠語錄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鄭樵通志引孫處之言曰。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蓋周公之爲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預爲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云云。其說差爲近之。然亦未盡也。夫周禮作於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過春秋以後。其東遷以前三百餘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損益。除舊布新。不知凡幾。其初去成康未遠。不過因其舊章。稍爲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於是以後世之法竄入之。其書遂雜。其後去之愈遠。時移勢變。不可行者漸多。其書遂廢。此亦如後世律令條格。率數十年而一修。修則

必有所附益。特世近者可考。年遠者無徵。其增刪之迹。遂靡所稽。統以爲周公之舊耳。又云。考工記稱鄭之刀。又稱秦無廬。鄭封於宣王時。秦封於孝王時。其非周公之舊典。已無疑義。南齊書稱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奇。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則其爲秦以前書。亦灼然可知。雖不足以當冬官。然百工爲九經之一。共工爲九官之一。先王原以制器爲大事。存之尙稍見古制。俞庭椿以下紛紛割裂五官。均無知妄作耳。鄭注隋志作十二卷。賈疏文繁。乃析爲五十卷。新舊唐志並同。今本四十二卷。不知何人所併。文治案。先師黃元同先生曰。四十二卷首尾完具。八卷乃其闕。此則非後人所併。玄於三禮之學。本爲專門。故所釋特精。惟好引緯書。是其一短。歐陽修集有請校正五經劄子。欲刪削其書。然緯書不盡可據。亦非盡不可據。在審別其是非而已。不必竄易古書也。又好改經字。亦其一失。然所注但曰當作某耳。尙不似北宋以後連篇累牘。動稱錯簡。則亦不必苛責於玄矣。公彥之疏。亦極博核。足以發揮鄭學。朱子語錄稱五經疏中周禮疏最好。蓋宋儒惟朱子深於禮。故能知鄭賈之善云。

顧亭林先生日知錄云。闈人寺人屬於冢宰。則內廷無亂政之人。九嬪世婦屬於冢宰。則後宮無盛色之事。太宰之於王。不惟佐之治國。而亦誨之齊家者也。自漢以來。惟諸葛孔明爲知此義。故其上表後主。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攸之。禪允三人。於是後主欲采擇以充後宮。而終執不聽。宦人黃皓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可以爲行周禮之效矣。後之人君。以爲此吾家事。而爲之大臣者。亦以爲天子之家事。人臣不敢執而問也。其家之不正。而何國之能理乎。魏楊阜爲少府。上疏欲省宮人。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然後知闈寺嬪御之繫於天官。周公所以爲後世慮至深遠也。文治謹按闈寺之當廢。盡人能言之。而宮內之制。屬於冢宰之職。亭林先生所論獨爲遠大。具此卓識。方可與讀經。方可與讀史。

又云。士師掌士之八成。七曰爲邦朋。太公對武王。民有十大。而曰民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六大也。又曰。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諸侯。諸侯害天下。嗟乎。此太公之所以誅華士也。世衰道微。王綱弛於上。而私黨植於下。故箕子之陳洪範。必皇建其有極。而後庶民人無淫朋比德。

易泰之九二曰。朋亡。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莊子文王寓政於臧丈人而列士壤植散羣。荀悅論曰。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疏而舉筆。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世之弊也。古今同之。可爲太息者此也。文治謹按洪範云。無偏無黨。偏黨行而議論龐雜。政治破壞。人心世道。蓋如江河之日下。讀亭林先生此條。不禁潛焉出涕也。

周官義疏總辨云。注釋三禮。康成鄭氏之功甚鉅。而其過亦不細。蓋王安石所以襲迹於新莽而禍宋者。多依於鄭氏之說也。康成注九賦。以爲口率出泉。注門關市政。以舉爲官沒其貨。注國服爲之息。曰貸以泉。息以泉。而安石剝民之政。皆託是而爲之。自康成之注王日一舉也。辭不別白。疏者以爲日舉太牢。共百二十饗之醢醢。安石因之有備物之說。自康成以王后世子不會爲優尊者。安石倡之。而蔡京童貫王黼姿焉。以速北宋之亡。經義之不明。其禍遂至於斯極。可不懼哉。夫口率出泉。漢法也。周官無是也。閭師掌國中四郊之賦。而其職曰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圃牧工商。虞衡嬪婦。各貢其所有之物。則農自九穀以外。餘七職自所貢之物外。別無所謂賦明矣。沒民之貨而入於官。漢之亂政也。周官無是也。春秋傳曰。仲

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管子曰。以時稽師馬牛之肥瘠。其老而死者皆舉之。則舉乃登諸冊籍之謂爾。况質人所稽者書籍。所考者度量淳制。而曰犯禁者舉而罰之。則舉爲登諸冊籍。而不可謂沒其貨決矣。貸民以財。使治產業。而計其贏餘。以收息者。莽之亂政也。周官本有賒而無貸。康成不能辨。而謂貸泉出息。一以園廩郊野受田之地爲差。是爲國服。以誣聖法。傅莽事而啓安石之愚迷。不亦悖乎。至於王日一舉。舉少牢耳。醢醢六十饗。朔月月半共之。以爲旬有五日用者耳。大司樂職曰。王大食三侑。則日一舉之爲恆食明矣。若恆食日舉大牢。則朔月月半之大食。何以加焉。王后之膳服不會。飲酒不會。膳禽不會。以具於大宰。羞服之式者。品數有常。無所用其會耳。非縱其欲而不爲之限度也。至於世子。服不敢備。則服會飲無常期。則飲會。膳無加獻。則禽會。以其有無多少。疏數。惟王所命。而無常式故也。其與王后同者。惟朝夕恆膳。品味有常。故無所用其會耳。然如此類者。在鄭氏賈氏則訓釋之疏。而在安石。則心術隱微之病也。安石雖於道未有聞焉。而於文則晰矣。其言祁寒暑雨。民猶怨咨也。舍先王思圖民艱之義。而謂民怨不足惜。以惑主聽。而閉民言。則其假周官與注疏之說。乃明知其非。而借之以售其術耳。是亦不可以無辨也。文治謹按此數條。確係鄭

注之誤。在鄭君以漢制說經。而未能逆知其流弊之鉅。雖然。後世之尋章摘句。以自文其私者。何所不至。又焉能歸咎於鄭君哉。

陳蘭甫先生東塾讀書記云。考工記實可補經。何必割裂五官乎。作記者以一人而盡諸衆工之事。此人甚奇特。且所記皆有用之物。不可卑視之。惟其卑視工事。一任賤工爲之。以致中國之物。不如外國。此所關者甚大也。今時乃頗悟之矣。又云。工事以治水爲最大。匠人爲溝爲防。百餘字而盡治水之法。善溝者水激之。善防者水淫之。激之者。潘季馴所謂以水馭沙也。淫之者。賈讓所謂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也。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如廣東之西江。水盛時每爲害。昔人欲於肇慶鑿山。使西江分一支南入海。以殺水勢。則下流不受其害。而不知此所謂逆地防謂之不行也。文治按二說皆通人之論。讀此可悟讀禮之法。竊嘗欲采取經義。酌古斟今。旁考先儒緒論。別爲周官經世錄一書。冀得周公之遺意。未知何日能成也。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周官所由作也。宋程子謂有關雝麟趾之精義。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可見學周官者。不惟其法惟其意。所謂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也。陸稼書先生云。立法以垂後者。千古

之常經。因時以制宜者。天下之通義。故讀周官宜考漢唐以來歷代官制。凡今有而古無。古有而今無。與名同而實異。實同而名異者。詳爲考證。以後人因時制宜之意。上契周公因時制宜之意。且研究歷代所以能合與其所以不合之故。會而通之。則庶幾成經世之儒矣。陳蘭甫先生云。周禮者。古之政書也。治此經者。宜通知古今。陋儒不足以知之。蓋識見陋。則必至於泥古。泥古則必至於害民。深可懼已。

三正僞

方望溪先生周官辨僞云。凡疑周官爲僞作者。非道聽塗說。而未嘗一用其心。卽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實者也。然其間決不可信者。實有數事焉。周官九職貢物之外。別無所取於民。而載師職則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市官所掌。惟廛布與罰布。而廛人之歛布。總布。質布。別增其三。夏秋二官。毆疫。禱。蠱。攻。狸。蠹。去妖鳥。毆水蟲。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肅禮事也。而以戈擊。殲。以矢射神。以書方厭鳥。以牡。棗。象。齒。殺神。則荒誕而不經。若是者。揆之於理。則不宜。驗之於人心。之同然。則不順。而經有是文。何也。則莽與歆所竄入也。蓋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而浚民之政。皆託於周官。其未篡也。旣以公田。口。井。布。令。

故既篡下書。不能遽變十一之說。而謂漢法名三十稅一。實十稅五。則其意居可知矣。故歆承其意。而增竄閭師之文。以示周官之田賦。本不止於十一也。莽立山澤六筭。榷酒鑄器。稅衆物以窮工商。故歆增竄廛人之文。以示周官征布之目。本如其多也。莽好厭勝妖妄。愚誣爲天下訕笑。故歆增竄方相壺涿誓族庭氏之文。以示聖人之法。固如其多怪變也。夫歆頌莽之功。既曰發得周禮。以明因監。而公孫祿數歆之罪。又曰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則此數事者。乃莽與歆所竄入決矣。

又云。媒氏仲春之月。大會男女。奔者不禁。近或爲之說曰。是乃聖人之所以止佚淫而消鬪辯也。每見毗庶之家。嫠者改適。猜釁叢生。變詐百出。由是而成獄訟者。十四三焉。豈若天子之吏。以時會之。而聽其相從於有司之前。可以稱年材。使各得其分願哉。管子治齊。以掌媒合獨。猶師其意。則斯乃民治之所宜也。審矣。嗚呼。管子生政散民流之後。而姑爲一切之法。是不可知。若成周之世。安用此哉。自文王后妃之躬化。遠蒸江漢。至周公作洛。道洽政行。民知秉禮而度義也久矣。又況周官之法。冠昏之禮事。黨正教之。比戶之女功。鄴長稽之。凡民之有褻惡者。雖未麗於法。而已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任諸州里。尙何怨曠陰私暴詐之敢作。

哉。管子合獨之政。乃取鰥寡而官配之。若會焉而聽其自奔。則雖亂國汚吏。能布此爲憲令乎。蓋莽之法。私鑄者伍坐。沒入爲官奴婢。傳詣鍾官者以十萬數。至則易其夫婦。民人駭痛。故歆增竄媒氏之文。以示周官之法。官會男女而聽其相奔。則以罪沒而易其夫婦。猶未爲已甚也。莽之母死而不欲爲之服。歆與博士獻議。周禮王爲諸侯總衰。弁而加環經。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今周禮司服無弁而加環經三語。則媒氏之文爲歆所增竄也決矣。文治按先儒辨周官之僞者極多。惟望溪先生此二條最爲精審。特著錄之。

四奇字

六經用字。亦間有奇古者。惟不若周禮所載之多。昔人以爲此書出於劉歆。嘗從楊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近郎兆玉嘗集周禮奇字。如稍爲削。裂爲泐。釋爲澤之類。然此要係假借之通例。未足當奇字也。其可以稱奇字者。如地官草人糞字。即糞字。藥字。言聲也。稷字。言脆也。林衡蔡字。即蔡字。饌人饌字。即饌字。春官大宗伯觀字。即風字。鬲字。即鬲字。說文。大師棘字。小鼓也。典同。籒字。聲小不成也。大卜邝字。同兆字。藹字。同藹字。司巫匱字。器名。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攷工記內。奇字尤夥。殆皆傳自子雲歟。昔陸桴亭先生謂許叔重先生作說文。都九千數百字。原非限定此數。

謂後人不能再行造字。惟須通人方可續造。不可無知妄作。如武墨耳。竊意後來事業日繁。科學日新。有通儒出。正宜倣攷工記之例。廣造文字。以供應用。記云。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誰其能任此哉。

五注釋及文法

周禮注疏。訾議者頗多。然考核究爲詳備。周官義疏。尤爲精邃。近孫仲容周官正義。網羅宏富。疏釋故言。較勝舊疏。通志堂經解中有宋葉文康禮經會元。鄭節卿太平經國書。融貫大義。可稱通洽。近顧亭林陳蘭甫論周官。亦能見其大。江氏周禮疑義舉要。莊氏周官記。友人陳石遺周禮疑義辨證。亦足備參攷。其餘則等諸自愉以下矣。至讀禮者。貴得其大意。若求之於文法。抑末矣。雖然。讀其文。始可曉其義。曉其義。始可會其微。明代郭正域評點攷工記。最爲精審。近曾文正選經史百家雜鈔。亦多采周禮。提綱挈領。是在通人。嗚呼。宣聖有言。甚矣吾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先進不作。讀此經者。能無慨焉。

十三經提綱卷五

太倉唐文治著

儀禮

儀禮出殘闕之餘。篇次各有不同。古文經久亡。今文十七篇。有戴德本。有戴聖本。有劉向別錄本。鄭君注賈公彥疏用別錄本。因別錄本尊卑吉凶次第倫敘。二戴則尊卑吉凶雜亂。故鄭不從之也。

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

射第七士虞第八喪服第九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昏禮第十二士喪第十三鄉飲酒第十四燕禮第十五大射第十六聘禮第十七劉向別錄本士冠第一士昏第二相見第三鄉飲酒第十四特牲第十五

十五少牢第十七。其書自漢以後。傳習者鮮。脫落謬誤滋多。明代以來尤甚。顧亭林先生曰。知錄斥萬厯北監本之謬。謂不亡於秦火者。亡於監本。其言極可痛。清初張稷若先生據唐石經校正監本。成儀禮鄭注句讀一書。分節尤極精密。而禮學乃大明矣。

禮者。天命秩序之原。民彝物則之要。人心世道。惟斯爲大。記曰。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凡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自老子以

禮爲忠信之薄。而戰國啓爭殺之端。自晉人以禮豈爲我輩而設。而六朝肇夷狄之禍。上下數千年歷史。國之治亂。皆視乎禮之興廢。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左氏傳載辛有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讀之可爲寒心者也。迄於近世。而諱言禮。嗚呼。人無異於禽獸矣。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喪禮者。生民之大事。良心之本原也。尸子云。曾子讀喪禮。泣下霑襟。陳蘭甫先生東塾讀書記云。士喪禮代哭。鄭注云。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既夕禮。三虞注云。虞。安也。骨肉歸於土。精氣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朝葬。日中而虞。不忍一日離。如此之類。乃鄭注發明喪禮之精意。而禮記注尤多。如喪大記。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注云。哀慕若欲攀援。雜記上。朝夕哭。不帷。注云。緣孝子之心。欲見殯殮也。讀鄭君之注。真欲泣下沾襟矣。文治案士喪禮自親始死。以至祖奠。每節讀之。無不當泣下者。而祖奠之禮。尤爲慘怛。既夕記屬纊之後。行禱于五祀。主人啼。兄弟哭。其文真覺有錐刺於心之痛。啓發良心。感動孝思。莫此爲甚。又喪服一篇。周公作經。子夏作傳。斟酌理極。人倫之至。千古著作之精。無逾於此。

傳文簡質精當一字不能增損惟穀梁傳或可比擬

至後世稱情立文。更爲周密。顧亭林先生謂今人三年之喪有過於古人者其說甚詳見日知錄乃近時居父母之喪。竟有不持服者。甚至宴然歡樂。直可目爲國家之妖孽。王仲淹曰。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祭禮廢。天下忘其祖。文治竊嘗謂講經自學禮始。凡有人心風俗之責者。於喪禮尤宜兢兢也。儀禮古專稱禮。或稱士禮。至漢時始稱儀禮。實則禮與儀有別。左傳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女叔齊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趙簡子見子大叔。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子大叔曰。是儀也。非禮也。夫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民之所以生也。此禮與儀之分也。然制度文爲雖禮之末。而安上治民之意寓焉。蓋禮有主於內心者。有飾於外貌者。儀者。飾於外者也。張稷若先生曰。愚初讀儀禮。遙望光氣。以爲非周孔莫能爲已耳。及攷攷乎讀之。讀已。又默存而心歷之。而後其俯仰揖遜之容。如可覩也。忠厚藹惻之情。如將遇也。周文郁郁。其斯爲郁郁矣。君子彬彬。其斯爲彬彬矣。雖不可施之行事。時一神往焉。彷彿戴弁垂紳。從事乎其間。忘其身之喬野鄙僂。無所肖似也。然則因儀以求禮之意。非所謂本末一貫者乎。

儀禮難讀。韓文公已有此言。陳蘭甫先生云。昔人讀儀禮。略有數端。一曰分節。二曰繪圖。三

曰釋例。今人生古人後。得其法以讀之。通此經不難矣。如士冠禮。箴於廟門。賈疏云。自此至宗人告事畢一節。論將行冠禮先筮取日之事。賈疏全部皆如此。此讀儀禮第一要法也。文治案賈疏分節。至爲明晰。陳蘭甫先生又補數條。益臻完密。至繪圖之法。始於楊信齋。刊入通志堂經解中。陳蘭甫先生盛稱之。近張皋文所作儀禮圖。精詳尤至。鄭注釋儀禮例。凡數十條。熟讀精思。餘可推見。近凌次仲禮經釋例。亦極貫串。得此三法。儀禮亦不難讀矣。

韓文公讀儀禮云。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方望溪先生讀儀禮云。儀禮志繁而辭簡。義曲而體直。微周公手定。亦周人最初之文也。然其辭以類相從。其義以合而見。而韓子乃分剝而別著爲篇。則非吾之所能知矣。文治案韓子所謂掇其大要。卽所謂紀事者必提其要是也。其所謂奇辭奧旨。雖不可考。然卽以喪服經論之。實爲後世提綱之祖。以喪服傳論之。實爲後世傳注之祖。奇辭奧旨。當不外是爾。

陳蘭甫先生云。韓昌黎讀儀禮云。考於今。誠無所用。此語過矣。抱朴子云。冠昏飲射。何煩碎之甚耶。好古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猶有過誤。而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

余以爲可命精學洽聞之士。使刪定三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務令約儉。無令小碎。條牒各別。令易案用。此則至當之論也。朱子云。司馬氏書。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逆憚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讀儀禮以爲不可行。而藉口於文之多。物之博者。此說足以破之矣。文治案蘭甫先生此論信古之誼也。

方望溪先生云。儀禮之制。惟施於成周爲宜。蓋自二帝三王。彰道教以明民。凡仁義忠敬之大體。雖毗隸。曉然於心。故屑累而精其義。密其文。用以磨礱德性。而起教於微眇。使之益深。於人道焉耳。後世淳澆樸散。縱性情而安恣睢。其於人道之大防。且陰決顯潰而不能自禁。乃使芟芟於登降進反之儀。服物采色之辨。而相較於微忽之間。不亦末乎。吾知周公而生秦漢以降。其用此必有變通矣。文治案望溪先生此論。從今之誼也。

以上信古從今兩端。其言雖殊。其理則一。文治請得而斷之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

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此何爲者也。卽作周官士禮之時也。夫以三王之事。施於周初。尙有不合。而況他人乎。周公距三王之時。如此其近。已有不合。而況數千載之後乎。故讀禮者。貴得禮之精意而用之。庶幾窮理盡性。協諸義而協。而整然有當於人人之心。竊嘗欲取冠昏喪祭鄉相見之禮。博采古今。參酌中西。去其悖於古者。益其宜於今者。約爲一編。以昭來禩。顧念先聖有言。毋輕議禮。且自揣學問謏陋。未敢從事。惟禮教爲人心風俗之本原。沿習旣久。豈能不變。後聖有作。其必亟亟於此哉。

儀禮自鄭注賈疏外。杜氏通典言禮最詳。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以禮爲經。以記爲傳。義例精詳。燦然大備。儀禮義疏。采擇宏富。折衷至當。此外如江氏禮書綱目。徐氏讀禮通考。秦氏五禮通考。精深閎博。足資參考。而胡氏培翬。竭四十餘年之精力。撰儀禮正義一書。先生嘗自述其例有四。曰補注。補鄭君注所未備也。曰中注。申鄭君注義也。曰附注。近儒所說。雖異鄭旨。義可旁通。附而存之。廣異聞。祛專己也。曰訂注。鄭君注義。偶有違失。詳爲辨正。別是非。明折衷也。是禮學家不可不讀之書也。先師定海黃元同先生撰禮書通故。辨析制度名物。推及於天命倫彝。分目凡四十有九。洪纖畢舉。德清俞曲園先生敘之。通可配三通及五禮通

攷。蓋禮經著述。至此歎觀止矣。

十三經提綱 卷五 儀禮

十三經提綱卷六

太倉唐文治著

禮記

大學中庸別爲專篇

通經者、非徒通其句讀也。當論世而知其通。得經之意焉耳。通禮經者、不徒通其制度也。當論世而知其通。得禮經之意焉耳。自殷周迄今數千年。宮室不同。衣服異制。飲食起居異宜。如本經曲禮少儀玉藻諸篇。多有不能行於今者矣。因其不能行於今而詆訾之。概謂其不適於用。是誣己也。是誣民也。君子讀記文。貴得其意焉。是故善讀禮記者。當擇其有益於風俗人心者。兢兢致意。而時措之。若夫制度考據之細。抑末也。

朱子講禮記序說云。學者博學乎先王六藝之文。誦焉以識其辭。講焉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學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已。禮者履也。謂昔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故夫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子之稱夫子。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禮之爲義。不其大哉。然古禮非必有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豈

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爲書以傳於世。今禮記四十九篇。則其遺說已。學而求所以約之者。不可以莫之習也。易曰。知崇禮卑。禮以極卑爲事。故自飲食居處洒埽欬唾之閒。皆有儀節。聞之若可厭。行之若瑣碎而不綱。然唯愈卑故愈約。與所謂極崇之智。殆未可以差殊觀也。夫如是。故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此造約之極功也。云云。然則讀禮記者。卑之在乎踐履之實。尊之達乎德性之原。未有外身心而可以學禮者也。朱子之言。不啻耳提而面命矣。

陳蘭甫先生引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孔疏云。此作記之人更言記曰。則是古有此記。作記者引之耳。是凡禮記所言記曰。皆是古有此記也。記之所從來遠矣。文治案經之有記。猶經之有傳也。傳所以釋經。記亦所以釋經。禮記者。記禮經之大意。而制度亦詳焉。故當輔經以行。

劉向別錄古經師無傳者。獨禮記孔疏每篇引鄭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某某。則子政別錄猶有可考者也。陳蘭甫先生欲依別錄分類讀之。善哉。得讀經之法矣。

先儒胡氏謂禮記出於孔子弟子。宜博集名儒。擇冠昏喪祭燕射相見之禮典。以類相從。然

後可爲一書。若中庸大學不可附之禮篇。至於樂記、表記、學記、坊記、燕居、緇衣。格言甚多。當爲中庸大學之次。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朱子謂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書附益於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其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似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若疏中有說制度處。亦當採取以益之。此皆讀禮記分類之法也。知分類之法。而禮記之大綱得矣。

唐時小戴記列於學官。孔穎達作五經正義。獨取小戴記而遺大戴記。未知其何居。莫有能詳之者。或者謂戴德刪禮定爲八十五篇。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九篇。是小戴所錄爲禮記之菁華。故獨列於學官。是說也。文治以爲不然。大戴禮曾子十篇與易本命諸篇。均禮經大義所在。孔子三朝記傳先聖之微言。豈得謂小戴所述。獨得其菁華乎。竊嘗欲取大戴禮記。依鄭目錄例。分類編次。與小戴記分類合爲一書。而統謂之釋義。惜人事尠暇。精力亦未逮。待後學者成之耳。

曲禮首曰。毋不敬。鄭君注。禮主於敬。蓋禮者敬而已矣。此孝經說也。陳蘭甫先生云。毋不敬。

四句。冠四十九篇之首。此微言大義。非但制度而已。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四句亦然。故鄭注云。四者慢遊之道。桀紂所以自禍。痛切言之。以警人也。行脩言道。禮之質也。然則講禮學者。必慎言行。若行不脩。言不道。則無質矣。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然則講道學者。必講禮學。不然則不成矣。此尤有關於千古學術也。文治謂陳先生之言。洵足羽翼全經。有功世道。又案曲禮中。凡爲人子之禮。夫爲人子者。數節。從於先生。侍坐於先生。侍坐於君子。數節。規矩謹嚴。爲子弟者。守茲弗失。則於家庭社會之間。自無囂凌褻突之習。其有益於風俗人心。豈淺鮮哉。

檀弓之文。後儒或推爲極作。然專學之。恐落於小家數耳。其中如秦穆公弔公子重耳一段。辭意純厚。法則簡雅。洵有可貴。此外如吳侵陳。戰於郎。孔子過泰山側。數段。實不過公羊穀梁之流裔。推爲極作。恐非知言也。更有可疑者。若曾子弔子夏一段。語意不倫。曾子襲裘而弔。指子游而示人。衆辱執友。實無此理。且語言俚俗。其爲劉歆輩所屨入無疑。惟其言喪服。深得禮之精義。見孺子慕節。尤爲悱惻。顧亭林先生謂讀檀弓。曾子問二篇。知古人於禮服。講之悉而辨之明。後學之士。當知所重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盧植云。王制爲漢文博士所錄。蓋雜鈔古書而成篇者。今撮其大綱。約分數事。曰預算。曰刑法。曰學校。曰丈量。預算之精理。如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量入以爲出。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皆制國之常經。其周公之遺法乎。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深得大同之意。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政治之學。基於習慣法。聖人復作。不易斯言。地邑民居。必參相得。無曠土。無游民。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美哉太平之景象。其周公所朝夜以思而得之者乎。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法律森嚴。邪說者不得作。而治化日隆焉。豈難致哉。惟在上者有以主持之耳。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首言民事不可緩。月令重農之書也。孟春之月。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問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其制古矣。中國以農立國。學者所最當注意也。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薄滋味。節者欲。定心氣。其衛生之法乎。而其言之尤要者。如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嗚呼。何其仁也。此豈戰國之士所能言者。蓋不韋蒐集古制。而成此書。故不獨

文法簡古。且多周官之精義。暴秦何時。乃有此不刊之作。世之空言而不能行者。其皆不韋之類也夫。

方望溪先生考定文王世子後云。余少讀世子記。怪其語多複沓枝贅。既長。益辨周公踐阼之誣。武王夢帝與九齡之妄。而未有以黜之。及觀前漢書王莽居攝。羣臣獻議。稱明堂位。周公踐阼以具其儀。然後知是篇誣妄語。亦當時所增竄也。是篇所記。教世子之禮也。而稱成王不能踐阼者。再。周公踐阼者。三成王幼而孤。無由習世子之禮。非關不能踐阼也。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豈必踐阼而後法可抗哉。其強而附之。增竄之跡。隱然可尋。莽將卽真稱天公使者。見夢於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真。故僞附此記。以示年齒命於天。而夢中得以相與。昔周文武實見此兆。則亭長之夢。信乎其有徵矣。文治案望溪先生所見精確。夢帝與齡一段。詞氣鄙俚。與記文絕不相類也。

友人陸君勤之云。凡內則所載飯膳飲酒羞食八珍等。皆養親之具。與夫養老之典。所謂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是也。後人視同食譜。非特過侈。且失禮意矣。文治案此說極精確。內則篇首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降德者何。播孝德也。雞鳴而起。昧爽而朝。凡世子以下。

士大夫之家。皆當行之。故篇中旁及於養老之禮。生子之禮。皆倫常中之庸行。朱子節採之。以入小學。所以存古禮也。近世故家遺俗。尙有能行斯儀式者。竊願講求家政之士。維持於永久也。

學記一篇。乃古時學校教人之法。今世師範學校所當熟讀精思奉爲圭臬者也。禁於未發之謂豫。是爲管理之良法。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所以紛紜而多故乎。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羣居終日。而惟以逆師廢學爲務。尤可爲學者痛心矣。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繼志二字特精。至使師徒不通其志。貌合而神離。何以教爲。善問之法。極爲精詳。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可見古者教授法皆使其自化。若以生徒所不能通達之理。強而語之。譬諸食物。積滯而不化。爲害甚矣。三王祭川。先河後海。務本之教。尤爲千古不易之經。以此作結。何等正大切實。近世爲學而忘本者。競入於虛無縹緲之幻途。終身不能自拔。豈盡學者之過歟。抑教者與有罪焉。

亭林先生云。三代之世。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治國平天下之事。孔子之於弟子也。四代之禮樂。以告顏淵。五至三無。以告子夏。而又曰。雍也可使南面。然則內而聖。外而王。

無異道矣。其繫易也。曰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故曰。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

文治讀尙書夔曰。夔擊鳴球一節。恍然如聞上古之遺音。蓋夔爲樂師。故讀其文如聆雅樂也。樂記一篇。闡至德之光。發陰陽之和。所謂壹倡三歎。有遺音者矣。是爲禮記中第一篇文字。昔先師贊述六藝。樂經早亡矣。吾人每日焚香讀是篇一過。節奏鏗鏘。時露紙外。而光大清明和易之心。油然而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其在斯乎。其可寶貴何如乎。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一節。開宋儒理學之先河。語語精到。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又曰。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梏之反覆。則其違禽獸不遠。而樂記則曰。好惡無節於內。則是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夫好惡無節。至於化物。然則生人之好惡。其可斯須不慎乎。此大學一書。所以始終以慎好惡爲先也。

樂記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二語精絕。足括學記一篇之旨。先儒謂教學者。如

扶一邊倒一邊。蓋須因其時而扶之。若教不得其時。宜柔也而教以剛。宜實也而教以虛。宜鎮靜也而教以浮動。嗚呼。教育之旨偏。世傷而大亂矣。

文治幼時讀一獻之禮。賓主百拜。二語疑其禮太繁。決不能行。及後遊日本。始悟古人席地而坐。故百拜禮行之尙易。如今日本行酒。儼然猶行百拜之禮。然後知考經者。必論其世。不可泥也。昔孔子問官。鄰子謂學在四夷。信然。稟始於唐以後詳見黃遵憲日本國志禮中制度一類不宜於今者蓋夥矣

祭義一篇。多仁人孝子之言。思其所樂。思其所嗜。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致愛則存。致慤則著。孝之至矣。嗚呼。色也。聲也。所樂也。所嗜也。與其於不存不著之時。而致愛以存之。致慤以著之。曷若於其親存著之時。而汲汲焉盡其孝乎。故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倘節錄此篇以爲本教。民德焉有不厚者乎。末載曾子言。數則爲十篇外之粹語。爲人子者。宜時三復也。

黃石齋先生云。亂患之坊。莫大於春秋。聖人本春以立禮。本王以立刑。本天以立命。命以坊欲。刑以坊淫。禮以坊德。三坊立而亂患息。亂患息而後禮樂可舉也。坊記因春秋之旨。以端源於禮制。障流於淫欲。先之以敬讓。衷之以孝弟。終始於富而不驕。貴而不淫。以爲君臣父

子、夫婦、昆弟、朋友、所繇正。雖其所稱引。不過楚喪、晉亂、吳、孟子三事。而於以定君臣、辨夷夏、正妃耦、春秋千七百餘事。其大指盡於此矣。宋淳化至道間。嘗以坊表二記頒賜廷臣。今禮學備在學官。而習者相沿。爲曲臺遺言。無復知爲春秋義例之所從者云云。其說極精。學者必須參讀先生坊記集傳。玩其分章次第。自可悟其大義矣。

陳蘭甫先生云。坊記、表記、緇衣、禮運、儒行、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八篇。別錄皆屬通論。禮案此皆記孔子之言。而其體不同。古者記言之體有三。其一、聞而記之。所記非一時之言。記之者非一人之筆。彙集成篇。非著書也。尤非作文也。論語是也。其一、傳聞而記之。所記非一時之言。記之者則一人之筆。仲說引證而成篇。此著書也。坊記、表記、緇衣是也。其一、亦傳聞而記之。記之者一人之筆。所記者一時之言。敷演潤色。駢偶用韻而成篇。此作文者也。禮運、儒行、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是也。此又於分類之中。別其文法。可稱通博之論。黃石齋先生云。古者窺測天地日月。皆先立表以別陰陽。表正則景正。表邪則景邪。體存於表。而用在於制。子曰。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君子以仁立表。以義制之。度其長短大小。近取之一身。遠取之百世。不責報於天下。而天下之子孫黎民。陰

受其利。表記四十三章。皆以仁立表。以義制之。其大指以天地日月辨君臣之位。式尊親之序。持之以敬。量之以恕。使人邇不敢褻。遠不敢怨。幽以告於鬼神。明以告於朋友。庶民小子。而禮樂文質。皆備於是矣。坊記主於禮讓。歸別於男女。以明忠孝之化。始於閨門。猶易之有下經。表記主於仁義。歸餘於卜筮。以明文質之原。達於天德。猶易之有上經。凡聖門所記夫子之言論。自齊書二十篇外。未有明著於此者也。

黃石齋先生云。緇衣凡十五引書。二十三引詩。其稱易者一而已。歸於恆德。言好賢惡惡之貫。有恆德也。好賢不堅。惡惡不著。則爲上難事。爲下難知。上無定心。下無固志。而爵賞刑威。皆不可用矣。文治案此說。確得此篇精義。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四語。養身者當猛省。治國者尤當猛省。

陳蘭甫先生云。曾子讀喪禮。泣下霑襟。澧謂問喪云。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三年問云。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踣躪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

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讀此二節。當無不泣下霑襟者。使墨者讀之。亦當爲之慙然也。近代士人。固於習氣。不讀喪禮。性情薄而風俗衰。未必不由於此矣。黃石齋先生云。儒行以宏毅爲本。以任重致遠爲務。與窮達不變。造次顛沛不離之意同旨。東漢諸儒。推準儒行。以爲人極。其時武人釋子。皆能特立砥礪。不藉誦說以自見。使大梟鉅雄。如卓操之徒。尙俯仰以畏名士云云。此言於人心風俗。蓋能探其本矣。

冠義昏義二篇多精語。足以箴砭風俗之澆薄。冠義中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數語。昏義中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二語旨哉言乎。士大夫家子子孫孫。宜勿替引之。

治禮記者。當以注疏爲主。禮記義疏。廣大悉備。而每篇標題下。撮舉大義。使學者易得門徑。尤可寶貴。此外先儒之說。禮記者。如黃石齋先生之集傳。四種。顧抱桐先生之內則章句。均精當不磨。可作爲單行本。以資講貫。修身制行之要。不外是矣。

附禮記選目

檀弓

月令

禮運

內則

學記

樂記

祭義

坊記

表記

緇衣 三年問 儒行

大學

一大學本在小戴禮記四十九篇中。其經文聚訟最繁。自注疏本外。有大程子本。二程子本。有朱子本。有高景逸先生本。有劉戡山先生本。或疑經文有錯亂。或疑中有闕文。或爲之釐正。或爲之分經傳。要而言之。皆由本經論誠意之功在先。以致開後儒疑竇。不知本經八條目以修身爲本。而修身以誠意爲本。以下道學自修明德自新新民之旨。皆賅於誠意之內。其義極明顯。極精微。且卽以文義而論。古人文章。錯綜變化。不必如後人文字。拘拘於前呼而後應也。朱子強分經傳。後人多加訾議。近陳蘭甫先生云。詩邠風七月首章。鄭箋云。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然則古人之文。有以餘章廣成首章之意者。若朱子但於首章之下云。餘章廣而成之。而不分經傳。則後人不能訾議矣。其說是也。夫以意說經。已違先儒家法。況以意改經乎。況顛倒其次序乎。故此書以鄭注本爲正。不分經傳。以免改經之誦。

一朱子補格物傳。後儒多宗之。末學何敢妄議。惟案補傳云。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

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竊恐本經無此意義。蓋格物二字。卽經文物有本末之物。由誠意而推之。則心與身與家與國與天下皆物也。鄭注云。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歸本於誠意。與孟子言萬物皆備之旨相合。至爲精深。若謂盡窮天下事物之理。恐失之泛矣。然則格物固切於生人之日用。後儒侈談窮理。而於身物民物轉置而不講。恐非大學之教也。王陽明先生毅然復古本。允已。然欲借誠意之說。以託於禪宗光明寂照之學。亦不能爲之諱。此王船山大學章句在禮記章句內所以大肆詆譏也。陽明先生又以致知爲致良知。尤屬未合。蓋致知者。卽易傳所謂知至至之一事。而貫徹其終始之幾。卽所謂知至。與良知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迥然不同。陽明先生之品。詣功業。予向所景行。至其學說。則不敢苟同也。

一讀經分別注釋之是非。最爲要旨。朱子分經傳。雖與古本不合。然其注之質實簡明。非他人所能及。他如孫夏峯先生四書近指。劉蕺山先生大學古記約義。大學雜言。顧亭林先生日知錄。陸桴亭先生思辨錄。李二曲先生四書反身錄。陳蘭甫先生東塾讀書記。俱多精粹之語。其中劉顧兩先生說。尤爲廣大而精微。真西山先生大學衍義。爲講幄之書。非

說經之體。近胡肫明先生大學翼真。考據大學傳本源流最詳。足資參攷。惟愚以讀大學之要。務以本於躬行。切於時務。關於世道人心者爲主。蓋是書實救世之良寶。吾國人無論爲上爲下。在朝在野。在學校。皆當服膺之者也。至大學文字。在小戴記中。特爲精純。蓋此書本爲古大學中講貫之書。故其分章教授。頗與後世分節課程相類。平天下章分段尤顯明考尋迹象。極有意味。學者讀之。自可得其全體大用矣。

中庸

一大義 大學中庸二書相爲表裏。大學言明德。中庸言天命之性。大學言慎獨。中庸亦言慎獨。大學言修身。以誠意爲本。中庸言修身。亦以至誠爲本。蓋曾子子思子一脈相傳。二書不獨爲道德之指歸。且皆政治之要領也。惟吾人須知政治學問。具在力行。本經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必以篤行爲歸宿之地。譬如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卽當求所謂性者安在。所謂道者安在。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卽當思所謂中者如何。所謂和者如何。讀九經。卽當求如何爲修身之道。如何爲尊賢諸經之道。讀闡然日章。內省不疚。卽當審察如何而後能闡然。如何而後能不疚。讀相在爾室三節。卽當審

察如何而能敬信。如何而能勸威。如何而能天下平。事事返諸實踐。不可徒託空言。倘侈談鳶飛魚躍之靈機。德性問學之宗派。甚至緹幽絕險。好大喜功。不誠不明。乃生心而害政。則是中庸之罪人也。

二微言 本經微言。略見前序。然先儒說多有可采者。陳氏紫峯云。中庸一書。始之以天。終之以天。夫學所以學爲人。而始終以天焉者。天人一也。不知天。不足以盡人。故始以天命之謂性。自天而人也。終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則自人而天也。又孫氏夏峯云。中庸闡道微言。其間舉舜之受命。武之纘緒。周公之制禮。皆千古非常之事。而名之曰孝。曰達。見奇事皆歸於庸德也。對哀公言道德九經。而一通之於誠。見王道之必本於天德也。至論鬼神之德性。教之自天人之一。以及篤恭不顯。無聲無臭。總於本體上無加。反之天命之始。而不外喜怒哀樂之常。乃所以爲中庸也。前人謂中庸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愚謂離下無上。上達卽在下學中也。夫子平生。祇是下學。而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於此立極。一部中庸。皆修道而教之事。案此二說。俱極精實。足括全書之要。

三授受 中庸爲禮記第三十一篇。孔穎達疏引鄭目錄云。此書於別錄屬通論。漢書藝文

志有中庸說二篇。顏師古注曰。今禮記中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四庫全書提要云。子思之作是書。本以闡天人之奧。漢儒以無所附麗。編之禮記。實於五禮無所屬。故劉向謂之通論。師古以爲非本禮經也。隋書經籍志載有戴顓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又書錄解題載司馬光有中庸廣義一卷。自唐宋以來。多有表章此經者。至二程子出而論說益詳。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石潄諸儒。各述師說。互有發明。迨朱子更定四書之目。中庸於四書中尤爲精奧。朱注蒼萃諸家之說。備極純粹。四庫提要謂其雖不從鄭注。實較鄭注爲精密。蓋考證之學。宋儒不及漢儒。義理之學。漢儒亦不及宋儒。其說允矣。

四注釋 自來注周易者。無慮數千家。而說中庸者。殆不過百家。以鄭君朱子二家注。爲最精至。此外若顧亭林、陸桴亭、陳蘭甫諸先生說。博大精深。孫夏峯先生四書近指。李二曲先生四書反身錄。鞭辟近裏。先師黃元同先生子思子輯解。精覈縝密。門人北流陳桂撰中庸通義。能見其大。均足資參考。

五文法 朱子謂中庸文法。特爲縝密。竊謂中庸係說理之書。與易繫辭傳極相近。中如至

誠無息章。大哉聖人之道章。王天下有三重章。皆太陰識度之文也。哀公問政章。爲逐層脫卸法。波瀾壯闊。衣錦尙綱章。爲逐層推進法。每節俱引詩語發端而引申之。蓋本於大學。文法特奇。聰明睿知章。意味雅近虞夏書。俱至文也。至分章節法。朱子章句與鄭本不同。竊意從朱子本爲是。卽如索隱行怪章。明係三節。而鄭君以君子之道費而隱二句連屬上章。則爲贅矣。末章鄭君分節。皆以引詩作結。無論首節引衣錦尙綱文法爲不倫。且潛伏確爲人之所不見。不顯確爲篤恭一經割裂。文義頗覺不貫。此則朱子實勝於鄭君。蓋讀書之法。前賢引其端。後賢廣其緒。後人固易勝於前人也。四庫提要載宋黎立武撰中庸指歸。分全經爲十五章。別具條理。可備研究。

十三經提綱卷七

太倉唐文治著

左傳

左氏傳之爲邱明作。四庫全書提要言之綦詳。余嘗謂中國有大文學家二。左邱明司馬遷是也。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恥之。巨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巨亦恥之。意其爲人光明磊落。崇尚氣節。故其爲傳。大率寫其胸中之奇。而不規規於經。其書之牢籠萬有。睥睨古今。與史記相類。故昔人謂邱明作傳。非以傳經。子長爲文。非以作史。要別有其精神所在。自成爲一家之言。洵篤論也。漢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實卽此意。惟語未顯明耳。然邱明之詼詭。尙不逮子長者。子長傳千數百年之事。邱明不過傳二百數十年之事也。譬諸弈棋然。子長國手也。邱明則二手也。非周亦可爲國手。惜其但言修道耳。韓子則四手也。其餘蓋寥寥矣。向令後無子長。則邱明固國手矣。善哉文乎。瓣香以奉之久矣。

有知覺運動。而後可以爲人。有知覺運動。而後可以爲文。所以主宰其運動者。知覺也。有運動而無知覺。倏然人也。不謂之人亦可也。無知覺也。儼然文也。不謂之文亦可也。無知覺也。

莊子之文。通篇皆知覺也。猶人之全體皆知覺也。司馬遷之文。隨時而有知覺者也。例如伯夷傳。不言尊孔。范雎傳。綈袍戀戀。不言入須賈之玄中。外戚世家。言衛皇后其家號曰衛氏。皆是也。封禪書全篇皆知覺。此蓋含之於一心。因時以爲妙用者也。左氏之文。其知覺深藏而晦。有勝於司馬遷者。亦有遜於司馬遷者。如以下所論之文法是也。韓子文之知覺。少於邱明子長矣。宋以後文。知覺之分數益少。並有全無知覺者。余嘗謂讀一文而知其文之精神命意者。知覺也。作一文而使後人知其精神命意之所在者。知覺也。以知覺感知覺。文乃不絕於天下。孟子曰。先知先覺。斯爲聖人。亦惟先知先覺。斯爲文人。黃石齋先生坊記集傳序云。左氏以春秋之亂。魯始於羽父。終於三桓。晉始於曲沃。終於六卿。故於鄭伯克段之章。首明其義。以爲寵祿不過。都城有制。爲立坊之要領。因而推於桓莊文宣之間。外毀所從入。內慝所從出。歸重於別微明嫌。爲立坊之要歸。故左傳一書。兄弟之大坊也。然余謂不獨坊兄弟也。父子有坊。君臣有坊。夫婦有坊。夷夏有坊。惟孔子作經。託始於隱公。故兄弟之坊爲尤著耳。陳蘭甫先生云。羽父請殺桓公。則桓公有不臣之迹可知也。云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則桓公許之可知也。云討寯氏有死者。言其寃也。云不書葬。不

成喪也。言桓不以人君之禮葬隱也。左氏爲魯史官。不可以直書者。而能曲曲傳之。其敘事之精善。非後世史家所及也。余謂鄭伯克段于鄆一篇。文法亦是如此。曰。姜氏欲之。焉辟害。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曰。無庸。將自及。皆以見叔段之無叛志。而莊公則處心積慮。有以釀成之也。凡文之意在言外者。俱當以此爲法。所謂知覺者是也。

鄭君云。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讖。穀梁善于經。誠哉左氏之善於禮也。其載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又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又曰。敬德之聚也。至精至粹之言。實與中庸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之旨。互相發明。此禮經之精蘊也。宋王伯厚云。名卿大夫。講聞故實。三代文獻。藹如也。納鼎有諫。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里革斷罟之規。御孫別男女之贄。管仲辭上卿之饗。柳下季之述祀典。單襄公之述夏令秩官。魏絳之述夏訓虞箴。鄒子能言紀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懿戒。觀射父之陳祭祀。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猷訓。粲然可覩。齊虞人之守官。魯宗人之守禮。懍懍秋霜。夏日之嚴。統紀相承。淵源相續。得夏時坤乾。見易象魯春秋。而知三代

之禮。所以扶持於未墜者。豈一人之力哉。見漢制考陳蘭甫先生云。學者當知所謂道德、仁義、憲章、墳典、故實、文獻、經學、德行、名言。皆出於孔子之前。賴有左傳國語述之。至今得以考見。此左氏之功之大也。蓋凡此皆古禮之所由存也。

然而有不愜於心者。後人好改經傳。左氏罹厄尤甚。六國既盛。田氏有竄入者。如懿氏卜妻敬仲之類。魏氏有竄入者。如畢萬之後必大之類。趙氏有竄入者。如越竟乃免之類。秦燔而後。劉氏有竄入者。如處者為劉氏之類。西漢時公羊先立於學官。緣飾讖緯。治左氏者效之。亦竄入符瑞之說。下逮王莽之世。劉歆奮其私筆。任意增改。謬誤可疑之處。迺孳乳而浸多。其最謬者。導淫之文。如宋華父督事。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事。所謂言之則污口舌。書之則污簡牘者也。又如襄九年傳。晉悼公謂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而魯襄且以十二歲而冠。然則十二歲而可生子乎。而注且以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傳會之。破壞古禮。重誣古聖。莫此為甚。方望溪先生云。余少聞大戴記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即辨其誣而未得證據。及考玉葬傳。平帝年十有二而莽欲以女配。故歆先竄此於大戴記。以示文王始婚亦年十有二。然能燭其奸。然歆非特竄禮抑且竄傳。可笑之甚。吾師王紫翔先生讀左質疑。特詳辨之。此蓋厚愛左氏。意在存左之真。非以攻左難左也。此義余跋王先生書中已詳論之。

因果之事。儒者所不道。蓋君子言理不言數。惟中人以下。不得不以福善禍淫之說惕之。是以孔子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左氏傳載閔子馬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善哉千古之名言也。至孟子又引仲其義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且引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蓋惠迪吉。從逆凶。如響斯應然。況於倫常之間。爲人道之根本。吉德以仁孝爲先。凶德以淫貪爲極。鮮有不報者。一身一家之幾如此。一國之幾亦如此。是以魯桓弑隱。文姜淫亂以報。而身爲彭生所乘。齊襄殺魯桓。殺彭生。厥後彭生見而遂爲公孫無知所弑。晉獻滅虢。卽得驪姬以報之。其昏亂生夷。吾以報之。其殺申生。里克殺奚齊。卓子以報之。晉靈遭趙盾之弑。齊光遭崔杼之弑。千載而下。靡不稱快。其他因果報施。悉數不能盡。蓋左氏言禮義。所以範中人以上也。言因果。所以懼中人以下也。其有功於人心世道一也。周易坤之初六。占曰。履霜。積善餘慶。積惡餘殃。天網至大。不爽毫芒。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可不畏哉。嗟呼。民興胥漸。泯泯棼棼。倫紀之潰。於今爲烈。彼夫冥頑蠢愚之人心。進以因果之說。倘可喚醒之與。

左氏紀二百數十年之事。其尤宜注意者有二人焉。曰管仲。曰子產。管子天下才也。其所設

施頗得周禮之遺意。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葵邱五命。皆足誅當時諸侯之心。孟子所以黜之者。惡其以力假仁爾。然其才豈易得哉。子產外交家之祖也。以蕞爾鄭。介晉楚之間。樽俎周旋。不卑不亢。夫豈易與。毀垣爭承。錚錚然如聞其聲。而大國亦屈服者。惟其所據之理正也。後人畏蕙無能。於是弱國無外交之說。洋洋盈耳。對於內國則無所不爭。對於外人則無所不讓。關葺貽誤。可勝痛心。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子產有焉。竊願外交家鑄金以祀之矣。西人嘗輯中國古世公法一卷。惜其文太劣。余嘗欲編春秋外交學。專以子產爲師。人事棟樑。未果也。

左氏親受緒論於孔子。最深於政治學。世儒忽焉。可歎也。如閔二年載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成十八年載晉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繆。寡振廢滯。薄賦斂。節器用。此皆立國之本也。古未有不儉而能爲治者也。又宣十一年載卻成子曰。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宣十二時欒武子述楚莊之言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此又皆立國之本也。古未有不勤而能爲治者也。不儉。不勤。不祀。忽諸。哀哉。襄十三年載晉卿之互相讓曰。世之治也。君子尙能而讓其下。

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必由之。善哉斯言。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蓋上不讓。則下無禮。賊民覬覦。死亡隨之。哀哉。

甚哉。恕道之大也。孔子曰。滅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斯言也。其爲政者之金鑑乎。禮記月令篇曰。毋隳天之道。毋絕地之理。無亂人之紀。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皆所謂恕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出於不恕。是故治民而不知恕。則身亡而國危。

子產告子太叔。寬猛相濟。後世傳爲美談。古有之曰。治亂國。用重典。末世之治。其必尙猛乎。然而尤可師者。在止尹何之爲邑。夫百姓之受禍。皆由於親民者之庸闇無所知也。未能操刀而遽使割。長敖遂非。貿然懵然。割民乎。自割耳。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然而賊民人也。賊社稷也。實自賊也。嗚呼。資格固不可以用人。豈駮豎而可以行政乎。此貪

與亂之階也。可爲萬世戒矣。又考襄九年昭十八年載火政皆古法文尤秩然老潔此皆左氏真面目也

阪泉涿鹿之師。書缺有間。牧野南巢。不聞論及兵法。逮左氏書出。遂爲談兵之雄。其言陳法。若先偏後伍。伍承彌縫之類。言誘敵如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及樂枝使輿曳柴而僞遁之類。其言變化如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之類。又吳越笠澤之戰。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中國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吳摯甫先生評之曰。左氏序戰功之妙。千古無兩。此絕筆也。極奇正之變。而該兵法之能。蓋兵法無他。奇正而已。奇正無他。變化而已。變化無他。不測而已。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不測之術也。多方以誤之。出不意。攻無備之術也。而此傳一一備之。句卒。奇也。三軍。正也。左右鼓噪。虛而實。以奇爲正也。三軍潛涉。實而虛。以正爲奇也。吳師分禦。左右誤矣。當中軍而鼓。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也。其論戰術精矣。庸詎知更有本而有原也。觀於曹劌之言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晉楚城濮之戰。歸本於定人。謂禮少長有禮。又大書子犯之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此用兵之本原也。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益信兵德之重於兵法也。近胡文忠讀史兵略。采左氏傳列於卷首。言兵者其尙奉爲圭臬。

哉

左氏傳稱曰內傳。國語稱曰外傳。顧亭林先生謂左氏采列國之史而作。非出於一人之手。余疑內傳爲邱明所編輯。外傳則采自列國。未加刪削者也。夙好以左氏傳與公穀二傳互相比較。如左氏鄭伯克段于鄆一段。宜與穀梁傳對較。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一段。宜與穀梁傳晉殺其大夫里克對較。晉靈公不君一段。宜與公羊傳對較。悟其文法之各異。而文思文境。乃可日進。又好以內傳與外傳參考。如外傳管子論軌里連鄉之法。敬姜論勞逸。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諸篇。皆爲內傳所不載。而一則波瀾壯闊。一則丰裁嚴整。一則細語喁喁。委婉入聽。均各擅其勝。又如晉文請隧。襄王不許。內傳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僅三語。懷乎其不可犯。而外傳則衍成數百言。負聲振采。琅琅鏗鏘。有令人不厭百回讀者矣。至若齊語通篇。一氣捲舒。而蹊徑分明。峯巒迴抱。鄭語則上下千百年。如燭照數計。博麗中尤極縝密。吳語中敍黃池軍容之盛。如火如荼。光耀出沒。較內傳諸大戰。一新壁壘。末敍句踐滅吳。慘謀血戰。有雷霆精銳之概。司馬子長曰。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又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然則二

書之當並重無疑矣。

評左之書。汗牛充棟。而審度義法。以方望溪先生爲最。其於晉楚諸大戰文字。可謂批卻導
歎無微不至矣。其評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成葵邱一段。謂公孫無知與連稱從妹之布置爲
亂。概藏不露。而以齊侯游於姑棼宕開。下接走出。遇賊於門。彌覺寄突。斯評也。開千古文家
之祕鑰。蓋匣劍帷燈之法。藏匿而驟露。司馬子長常用之矣。是卽所謂知覺也。余於左傳中
特賞祭仲專鄭伯患之一段。雍姬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此何異禽獸之聲也。其母知其有
變故。不待言也。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亦禽獸之聲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
於郊。吾惑之。以告。稱其夫曰雍氏。稱其夫之罪曰舍其室。稱其父曰子。自稱曰吾。皆禽獸之
聲也。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結出宗旨。如神龍掉尾。
而鄭伯欲殺祭仲。卽使其壻。以致事敗。其爲不智之極。自在言外。僅用數十言。包括絕大之
事。旨哉文乎。司馬子長又常用此法矣。是亦所謂知覺也。齊魯長勺之戰一篇。壁壘森嚴。文
家奇正相生之法。實從此創。呂相絕秦一篇。丰神千古獨絕。論者謂爲開策士之先聲。余謂
此文委婉高朗。與策士之縱橫放恣。迥乎不同。惟已所屈者略之。理長者逾分揄揚之。則與

策士相近耳。曾文正經史百家雜鈔。選左氏傳亦極精當。方氏望溪義法舉要。雖僅五篇。已盡錯綜變化之致。後之研究左氏文法者。無過於此矣。

附左傳選目

鄭伯克段于鄆隱公元年 魯會齊鄭入許隱公十年 楚屈瑕伐羅桓公三年 齊人弑襄公莊公八年 齊魯長勺之戰莊公十年 秦晉韓之戰僖公十年 晉公子重耳出亡僖公二十三年 晉楚城濮之戰僖公二十八年 秦晉殽之戰僖公三十三年 晉楚邲之戰宣公二年 楚子伐蕭宣公十年 齊晉鞍之戰成公二年 晉侯使呂相絕秦成公十三年 晉楚鄆陵之戰成公六年 齊晉平陰之戰襄公八年 叔孫穆子之難昭公四年 楚子狩于州來昭公十二年 楚靈王乾谿之難昭公十三年 吳楚柏舉之戰定公四年 齊魯清之戰哀公十一年 白公之難哀公十六年

十三經提綱 卷七 左傳

十三經提綱卷八

太倉唐文治著

公羊傳

四庫全書總目云。案漢書藝文志公羊傳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公羊子齊人。顏師古注曰。名高。徐彥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今觀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於公羊子。定公元年傳正棺於兩楹之間二句。穀梁傳引之。直稱沈子。不稱公羊。是併其不著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且併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於高之明證。知傳確爲壽撰。而胡毋子都助成之。舊本首署高名。蓋未審也。愚案漢武帝好公羊。治其學者董膠西爲最著。膠西下帷誦讀。著書十餘萬言。皆明經術之意。後世言公羊學者。多依據之。然其宗旨。亦頗有相背者。授受世代既遠。經說遂多歧異。在學者分別其是非耳。

公羊立義。最爲正大。如開卷春王正月。傳卽謂王者孰謂。謂文王也。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傳。

曰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詞嚴而義正矣。春秋繁露云。王魯。紂夏。新周。故宋。公羊實無此說。假如繁露之言。則傳何不云王者孰謂。謂魯也。初獻六羽。更不得謂之僭天子矣。乃何劭公侈談王魯之說。而近儒劉氏逢祿。編何氏釋例。復特列王魯例一門。如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注。春秋王魯。記隱公以爲始受命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可假以見褒賞之法。譬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歸之者。當進而封之。又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暱。注。春秋王魯。以魯爲天下化。首明親來被王化。又隱八年。宿男卒。注。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之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褒之也。諸如此類。微特迂曲而不可通。其啓人僭竊之心。流弊滋大。後人因王魯之說。並稱孔子爲素王。夫孔子作春秋以賞罰天下。曷嘗欲自王乎。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故言不可不慎也。

至於新周故宋之說。尤有不可誤解者。陳蘭甫先生東塾讀書記云。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公羊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惟此有新周二字。何注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此取繁露之說以解之也。孔巽軒通義云。周之東遷。本在王城。及敬王遷成

周作傳者號爲新周。猶晉徙於新田。謂之新絳。鄭居郭郟之地。謂之新鄭。實非如注解。故宋傳絕無文。惟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公羊新周二字。自董生以來。將二千年。至巽軒乃得其解。可謂公羊之功臣矣。據此。則知彼之馳騁異說者。并文義而未之省。可笑也。

司馬遷論春秋云。厥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聖人紀年月日詳略。或有深義。然微而隱矣。後人豈能以臆測之。陳蘭甫先生云。莊二十二年夏五月。何注云。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讎國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桓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注云。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注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懟無事天之意。當絕之。此皆穿鑿之甚。定十四年無冬。徐疏云。不修春秋。已無冬字。又春秋之說。口授相傳。達於漢時。乃著竹帛。去一冬字。何傷之有。此疏最通。凡時月日之字。宜有而無者。皆當如是解之。何必穿鑿乎。

若夫讖緯之說怪妄。豈足憑信。傳文並無標新領異之事。乃劭公壹意穿鑿。如注西狩獲麟一段云。夫子素案圖錄。知庶聖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爲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

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云云。若是則獲麟之事直爲妖孽。公羊善于讖。豈誣妄至此乎。徒以當時無善注。故不得不存之耳。

以上諸條所述。皆劬公之誤。關之而後讀者不入於歧路。劬公序公羊傳云。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夫說經而惟怪異之是尙。無怪其謬也。且經師之所貴乎墨守者。守家法也。若於本經家法之外。妄下己意。何謂墨守乎。何劬公作公羊墨守。鄭君著發墨守以難之。友人江君霽縉云。劬公之注公羊。支離傳會。豈意諂漢。不辭侮孔。漢儒多以治經起家。休直借春秋爲干祿之計。可謂屈經從己。宜乎賈侍中鄭司農各作長義以短之。休嘗自謂康成將入吾室。操吾矛以伐吾。卽指發墨守箴膏肓起廢疾而言。高密信緯尙不以休爲然。可知矣。其說頗爲精確。自漢以來。治公羊者數十家。清代乾嘉而後。公羊學尤甚。然大半惑於轆轤之辭。互相矜炫。惟孔巽軒公羊通義。陳卓人公羊義疏爲純實無疵。總之。治經必以實事求是爲貴。學者當明辨而慎取之。

公羊家復讎之說。後世多稱引之。考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傳云。大去者何。滅也。齊哀公享乎周。紀侯譖之。襄公爲此者。事祖禰之心盡矣。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

雖百世可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又曰。紀侯不誅。猶無明天子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夫謂先君之恥。卽今君之恥。此大義也。然謂復讎而可及於百世。其語失之過激矣。齊襄公時。周上有天子。未聞襄公有一言之質訴。其於諸侯。亦未嘗明宣紀侯之罪惡。乃遽謂上無天子。緣恩疾者可也。其語更失之過激矣。爲人臣而皆自爲。其弊何所底止。蘇東坡所謂其父殺人報讎。其子必且行劫。儒者立言。平則致天下之利。激則致天下之禍。而世風且因之移易焉。可不懼哉。

韓文公遺殷侍御書云。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拳拳。若此之至。可見公羊之學。文公亦篤嗜之矣。文治幼時喜讀穀梁文。謂其氣嚴以厲。其辭峻以直。勝於公羊。及今溫習之。始知公羊之文。盤屈蒼老處。實勝穀梁。而其橫空提筆。及硬住法。尤宜注意。其最奇恣者。如盜竊寶玉大弓一段。實開司馬子長之先。而爲子長之所不能逮也。

附公羊傳選目

葬宋繆公隱公三年宋人執鄭祭仲桓公十一年紀侯大去其國莊公四年宋萬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

莊公十年公會齊侯盟于柯莊公十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犁僖公元年虞師晉師滅夏陽僖公二年晉人

及姜戎敗秦于殺僖公二十三年趙盾弑君宣公六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宣公十二年宋人及楚

人平宣公十五年齊侯使國佐如師成公二年衛殺其大夫甯喜襄公十七年吳子使札來聘襄公十九年葬許

悼公昭公十九年盜竊寶玉大弓定公八年齊陳乞弑其君舍哀公六年西狩獲麟哀公十四年

十三經提綱卷九

太倉唐文治著

穀梁傳

阮文達引六藝論云。穀梁善于經。豈以其親炙於子夏。所傳爲得其實與。公羊同師子夏。而鄭氏起廢疾。則以穀梁爲近孔子。公羊爲六國時人。然則善經近孔四字。固穀梁傳之確評矣。文治謂穀梁惟邃於道。是以能善於經。今考本傳見道之言甚夥。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又曰。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又曰。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凡若此語。皆先賢所未發。尤足以警醒人心。善哉其孔子之遺言乎。

穀梁惟親受業於子夏。故所言多孔門精義。如隱元年傳引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二十二年傳引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此爲聖賢忠厚剴切之言。豈淺儒所能道。至禮人不答。數語。其穀梁述孟子之語耶。抑孟子述穀梁之

語耶。未可知也。

陳蘭甫先生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之所以作。孟子此數語既明之矣。其始於隱桓何也。春秋之前。魯幽公之弟魏公弑幽公而自立。懿公之兄子伯御弑懿公而自立。春秋不始於彼者。周宣王伐魯殺伯御而立孝公。是時天子尙能治亂賊也。至隱公爲桓公所弑。天子不能治之。此則孔子所以懼而作春秋也。穀梁隱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桓元年傳云。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然則春秋始於隱桓。爲惡桓弑隱。而孔子以王法治之。大義昭然矣。此所謂穀梁善於經歟。文治案春秋二百四十餘年。皆兄弟之禍。蘭甫先生揭明之。穀梁大義炳如日星矣。

蘭甫先生又云。公羊穀梁二傳同者。隱公不書即位。公羊云。成公意。穀梁云。成公志。鄭伯克段于鄆。皆云殺之。如此者。不可枚舉矣。僖七十年夏滅項。公羊云。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

齊滅之。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穀梁云。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諱也。旣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此更句句相同。蓋穀梁以公羊之說爲是而錄取之也。穀梁在公羊之後。研究公羊之說。或取之。或不取。或駁之。或與己說兼存之。其傳較公羊爲平正者以此也。文治案此說允矣。然穀梁子見道較深。其精卓之處。更非公羊所能逮也。

穀梁傳固勝於公羊。范寧之解。絕無穿鑿。更遠勝於劭公。考范序樹義正大。歷舉三傳傷教害義之處。棄其所滯。擇善而從。可謂當於理矣。其謂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論文章亦妙。惟穀梁氣直。未可云婉。若謂清以厲。則得之矣。穀梁年月日例。近許氏桂林穀梁釋例。柳氏興恩穀梁大義。皆稱述之。蘭甫先生頗以爲非。文治案孔子因史記舊文而修春秋。其年月日或因舊史。何必鑿爲之說。顧亭林先生日知錄引趙氏云。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舊史闕也。又論隕石于宋五。六鴟退飛條云。石無知。故日之。然則梁山崩。不日何也。鸚鵡有知之物。故月之。然則有鸚鵡來巢。不月何也。夫

月日之有無。其文則史也。是通人之論也。

文治年十三歲讀穀梁傳。但覺其文之詰屈奇奧。未知其佳處也。後爲解經文字。亦未嘗究其奇奧之旨。年三十餘。潛研文學。讀柳子厚論文書曰。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爰復讀穀梁。乃深好之。以爲穀梁法律家也。斷制謹嚴。於說春秋爲最宜。後撰孟子大義。忽悟說經之要。皆當以穀梁氏文法行之。所謂詞嚴誼正。筆挾風霜。斯能簡鍊文義。精銳無倫。不當如後世訓故傳之屬。蕪庸而寡要也。願以質諸知言之君子。

嚮嘗疑司馬子長作十二諸侯年表序。詳述左氏春秋以下諸家。而不及公羊穀梁。豈公穀二家不如呂不韋張蒼歟。抑偶遺之歟。然如穀梁傳中晉殺其大夫里克。虞師晉師滅夏陽。晉趙盾弑其君。秋蒐於紅。諸篇奇情驚采。皆足與左氏相頡頏。子長常獵取其神以爲文。後之學者。能味於不味。則悟其妙矣。

穀梁文法之奧妙。在設一問題以解釋之。而其解釋之事。則又作一問題層累而下。蘇老泉春秋論卽竊取是法。願用心斟之。穀梁之文氣嚴以厲。蘇氏之文氣粗以囂。不同日而語也。

附穀梁傳選目

元年春王正月元公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元公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年公秋武氏子來求

賻三年公元年春王桓無王元公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二年公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

二年公公子翬如齊逆女三年公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九年公夏五四年公秋八月壬申御

廩災四年公三月夫人孫于齊元公五月葬桓王三年公夏四月辛卯昔恆星不見七年公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八年公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十七年公秋築臺于秦

十一年公虞師晉師滅夏陽二年公楚屈完來盟于師四年公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五年公晉殺其

大夫里克十年公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鷓退飛過宋都六年公夏滅項七年公冬十有一月己

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十二年公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殺十三年公晉殺其大

夫陽處父六年公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一年公晉人納捷菑于邾四年公秋九月

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二年公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五年公初稅畝五年公冬十月季孫行

父秃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元公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成公

二年公梁山崩五年公莒人滅繒六年公晉士句帥師侵齊九年公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十五年公衛

侯之弟專出奔晉十七年公閻弑吳子餘祭十九年公吳子使札來聘十九年公五月甲午宋災公

十三年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昭公四年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昭公

七年 秋蒐于紅昭公八年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昭公九年 冬葬許悼公昭公十年 秋盜殺衛

侯之兄輒昭公十年 戊辰公即位定公元年 九月大雩定公元年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

戰于伯舉定公四年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定公十年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哀公十年

十三經提綱卷十

太倉唐文治著

論語

一大義。凡讀書須觀其遠大之處。論語一書。道德之淵藪。政治之綱領。與夫修身處世觀人之道。悉備於此。昔宋紫陽朱子。嘗以孟子分門別類。編爲孟子要略。余謂論語亦可編爲要略。如爲人之要。首在爲仁。卽可以論仁各章。編爲一類。排比觀之。如阮文達論語論仁論之類是也。陳蘭甫先生東塾讀書記云。論語最重仁字。編論語者以孝弟爲仁之本。爲言仁之第一章。巧言令色鮮矣仁。爲言仁之第二章。他如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皆遠在其後。且孝弟巧言二章。以有子之言在前。孔子之言在後。尤必有故矣。蓋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惟顏淵仲弓。乃能請事斯語。若爲人孝弟。不巧言令色。則智愚賢否。皆必由此道。而孝弟尤爲至要。此其編次先後之意也。此二章之後。則弟子章曰。汎愛衆。而親仁。孔子於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曰。不知其仁。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皆曰。焉得仁。而教弟子則曰。親仁。弟子安所得仁者而親之乎。惟先有孝弟巧言二章在前。則親仁之仁。不煩言

而解。蓋卽孝弟不巧令之人耳。此則十室之邑有之矣。以此見論語之言仁。至平至實。而深歎其編次之善也。由陳先生之說推之。可以悟分類之法矣。至孔門政治學。讀子路篇前三章。已得大綱。而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二語。尤爲千古名言。後之從政者。宜日三復也。子貢問政章。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則兵之非最重可知也。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則信之至重可知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聖人因爲政者之無信。特礪齒言之。後世乃謂西人重信用。吾國人不逮西人。不知孔子於數千載以前。已痛切言之。且如學而篇首章言學。次二章言仁。其次三省章卽曰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次曰敬事而信。次曰謹而信。次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次曰主忠信。余嘗謂之五信章。而爲政篇又特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則政治之重信用。尤可知也。聖門之重信如此。此亦可悟分類之法也。若拙編大義。則發明連章以類排比之義。頗多精思。而得之者。令學者如遊名山。如覽大川。又如遊五都之市。珍寶畢陳。應接不暇。竊望後之人。勿以輕心躁心讀之也。

二微言 聖人傳道之奧。無行不與之誼。具詳於本經。而六藝之要旨。亦散見焉。論易如無

大過一章。南人有言一章。可見學易不外乎修身寡過。堯曰一篇。不言引尙書。而二十八篇之精蘊。實已掇其菁華。思無邪一語。誦詩三百一章。與觀羣怨數言。學詩之道。有外於是者乎。至孔子謂季氏三章。請討陳恆一章。所謂討大夫以達王事也。春秋之旨也。八佾鄉黨二篇。言禮樂詳矣。而聞韶之不知肉味。關雎之洋洋盈耳。皆先進之遺風。至太師擊諸人。雲散風流。而樂譜亡矣。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何其盛耶。下學而上達。則性與天道。卽寓焉。高堅前後。無非在博文約禮中也。宋代大儒。語錄盛行。論者謂讀先儒遺書。當先讀其語錄。取其開發詳明。然則學孔子者。固當先讀論語矣。陳蘭甫先生謂學者讀論語。如人子親家庭。愈親近而愈有味。旨哉旨哉。

三授受 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顧自後多傳魯論。魏何晏始爲集解。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爲集

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疏之者有皇侃、邢昺。古義頗傳。而析理未暢。伊洛諸大儒出。尊崇論語。朱子復集諸儒之大成。以爲之注。案古人說經之體有二。曰訓故。曰傳。訓故者釋其字。傳者說其義。如毛詩故訓傳。則合二者爲一。朱子注論語。實宗此法。而條暢之。如注首篇孝弟章云。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至作亂則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訓故也。此言人能孝弟以下。所謂傳也。又如注巧言令色章云。巧好令善也。此訓故也。好其言善其色以下。所謂傳也。學者須知朱注最得聖人之意。精深廣大。無義不賅。此外之發明義理者。以汪武曹論語大全爲最。次則陸清獻松陽講義。切於修身。至有關係。其貫串訓詁者。如近儒潘氏論語古注集箋。劉氏論語正義。多采用馬鄭古注。而正義尤爲閎博。先太夫子黃薇香先生論語後案。折衷漢宋。精義堅深。讀論語者。皆當參考也。

四文法 子以四教。首曰文。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孔門之文。特爲超妙。微子一篇。文境如雲水蒼茫。煙波無際。而終之以周公謂魯公兩章。則又堂皇之甚。可見感喟之文。當有以振作之。不宜終於蕭瑟也。四子侍坐章。爲大營包小營法。整齊變化。季氏伐顓臾章。爲逐層詰難法。乃陰柔文中之最美者。儀封人章。藏過孔子與儀封人語。而以一句點

明之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夫子爲衛君章。藏過衛輒。忽問夷齊。而以一句點明之。曰。夫子不爲也。此爲文家隱藏射覆之法。有匣劍帷燈之妙。司馬遷文章之變化。不過善用此法而已。子路問政章。葉公問政章。孔子所言。均不過六字。簡潔有過於此者乎。孝哉閔子騫一句。父母贊閔子在此言。兄弟贊閔子亦在此言。他人贊閔子亦在此言。孔子贊閔子亦在此言。中間僅以不閒二字。爲之樞紐。則簡潔而又神化矣。尤奇者如鄉黨一篇。詳言孔子之禮儀容止。末忽以山梁雌雉。時哉時哉。作結。借此以贊孔子之時。如神龍掉尾。畫龍點睛。雖莊子之詭詭。不能仰而企也。又若首篇以不知不愠爲君子始。末篇以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終。有意無意之間。首尾自然呼應。所以勉人者至矣。所以示人文法者亦至矣。微矣神矣。

十三經提綱 卷十 論語

十三經提綱卷十一

太倉唐文治著

孝經

一授受 漢書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而史記則稱曾子作孝經。竊意孝經爲孔子曾子所傳。而門弟子記錄之。故其文與小戴禮記孔子閒居諸篇極相近。四庫全書

提要亦謂其文去二戴所錄爲近。要爲七十子之遺書。使河閒獻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則亦禮記之一篇。與儀行綱衣轉從其類。惟其各出別行。稱孔子所作。傳錄者又分章標目。自名一經耳。漢

河閒顏貞始獻其父芝所藏孝經。是謂今文。鄭君爲之注。晉荀勗傳之。孔壁所出爲古文。孔安國爲之傳。遭巫蠱事。未行。迨唐明皇改作新注。而鄭君注遂廢。元邢兩家作疏。亦無甚精義。至明黃石齋先生作孝經集傳。以本經爲經。以儀禮孟子諸經爲傳。博大精深。探性命之源。立人道之本。實人生世界內不可不讀之書。惜傳本極尠。近臧庸堂嚴鐵橋輯鄭君注。雖零篇殘簡。而大義已詳。阮福作孝經義疏。頗存古誼。友人曹叔彥作孝經學。於本經大義發揮精至。拙編大義。首采鄭君注。次采石齋先生集傳。又閒采阮氏之說。其閒參以己意者。居十之五六。後之學者。能熟讀而精思之。可以識經旨之所在矣。

二大義 黃石齋先生云。孝經者。道德之淵源。治化之綱領也。六經之本。皆出孝經。而小戴四十九篇。大戴三十六篇。儀禮十七篇。皆爲孝經疏義。蓋當時師偃商參之徒。習觀夫子之行事。誦其遺言。尊聞行知。萃爲禮論。而其至要所在。備於孝經。觀戴記所稱君子之教也。及送終時思之類。多繹孝經者。蓋孝爲教本。禮所由生。語孝必本敬。本敬則禮從此起。非必禮記初爲孝經之傳注也。臣繹孝經微義有五。著意十二。微義五者。因性明教。一也。追文反質。二也。貴道德而賤兵刑。三也。定辟異端。四也。韋布而享祀。五也。此五者皆先聖所未著。而夫子獨著之。其文甚微。十二著者。郊廟。明堂。釋奠。齒胄。養老。耕藉。冠昏。朝聘。喪祭。鄉飲酒。是也。著是十七者。以治天下。選士不與焉。而士出其中矣。此說可謂析之極其精。攢之極其大。

三微言 孝經微言。具詳於石齋先生集傳中。近陳蘭甫先生東塾讀書記論孝經一卷。亦極精實。惟余尤有發明者。竊維孝之爲道。和順而已矣。周公周禮之教曰。和親康樂。蓋惟和而後能親。惟和親而後一家可康樂。天下可康樂也。本經開宗明義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首標和順二字。中庸引詩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又引孔子之言曰。

父母其順矣乎。下文卽言舜之大孝。武王周公之達孝。然則孝之必始於和順明矣。本經言天下和平。菑害不生。禍亂不作。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然則天下不能和平。則菑害必生。禍亂必作。亦明矣。蓋孝和氣也。天下皆和順之氣。則生機暢。天下皆乖戾之氣。則殺機萌。孝者所以消乖戾之氣。清天下之亂源。弭天下之殺機也。是以論語首章言學。次章卽言孝弟。不犯上。不作亂。蓋不犯上。不作亂。和順之氣所感召也。犯上作亂。乖戾之氣所釀成也。然則孝之爲道。豈非治平之根本乎。至朱子孝經刊誤。疑嚴父配天一語。將啓人僭竊之漸。不知此言特以贊周公之盛德。如孟子贊舜之盛德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固非謂人人當配天。人人當以天下養也。讀書之法。當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斯爲得之耳。

四實踐 凡讀經必須切己體察。而孝經尤以實踐爲主。非可徒託空言也。譬如身體髮膚。不敢毀傷。當求所以不毀傷之道。揚名於後世。當求所以揚名之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當求如何而可不惡於人。如何而可不慢於人。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擇。厭也。言爲人所厭也。當求如何而無擇言。如何而無擇行。語語反之於身。察之於心。斯能進德修行。

紀孝行章。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此五致字各有實際。司馬溫公家範錄此五句。每句各引經史以證之。可見溫公之讀孝經。專求實事矣。喪親章。哀痛惻怛。尤足啓發人之孝思。蓋孝子之事其親。與其盡心力於既沒之後。曷若盡心力於逮存之時。所謂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曾子讀喪禮。泣下霑襟。以孝之有不及也。然則本經喪親一章。仁人君子讀之。有不泣下者乎。余幼時嘗欲蒐輯論語。孟子。曾子十篇。及禮中之言孝者。彙爲一編。並擬倣陶淵明五孝傳之例。采取歷史中之孝行傳。以附於後。用備攷鏡。後讀孝經集傳。遂擱筆。而輯孝行傳一事。尙盤旋於胸中。深望有志之士踵爲之也。

五誦讀 陳蘭甫引朱子甲寅上封事云。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之書。知南康時示俗文云。孝經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以上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係先聖至聖文宣王所說。奉勸民間逐日持誦。依此經解說。早晚思維。常切遵守。不須更念佛號。佛經無益於身。枉費力也。朱子上告君。下教民。皆以孝經。學者勿以朱子有刊誤之作。而謂朱子不尊信孝經也。又黃東發日鈔。以孝經爲首。而論語孟子次之。以

讀經者、當先讀此經也。可見吾儒誦讀孝經。實爲先務之急。能熟讀而後能精思。能精思而後能實踐也。余嘗有言。不讀孝經者。非吾之子弟。故此編務宜推廣。鄉僻窮閭。尤宜逐戶以時宣講。小學中當用此爲課本。庶幾和氣充塞。風俗淳樸。國家康寧。至於見淺見深。因人而異。各從所宜。幸勿驚爲深奧。畏而廢之也。

十三經提綱 卷十一 孝經

十三經提綱卷十二

太倉唐文治著

爾雅

一 授受源流

魏張揖上廣雅表云。昔在周公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意義。傳于後學。歷載五百。墳典散零。唯爾雅恆存。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春秋元命包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率斯以降。超絕六國。越踰秦楚。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郝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既無正諛。聖人所言。是故疑不能明也。文治案爾雅各篇。有依毛詩而作者。有依國語而作者。有依楚詞而作者。四庫提要言之綦詳。其非周公所作。蓋無疑義。陸德明經典釋文有云。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顏氏家訓亦云。爾雅周公所作。其釋後世詩篇。後人所屬。非本文也。論者因謂是書始於周公。繼以孔子。增以子夏。益以叔孫通梁文之徒。必

欲指何者爲何人所著。則未可臆斷。其說允矣。

二精義

近人姜氏兆錫云。爾雅爲書。本訓詁耳。然先聖作之者。自昔而言。實爲繼天立極。翼經明道之書。自後而言。但爲鑿智角才。好異驚奇之書也。邇自上古結繩爲政。無所謂文字也。其後有圖象而後有書契。有書契而後有典籍矣。然猶無所謂訓詁也。夫日星之屬之成象于上。川嶽之屬之成形于下。仁義之屬之成性于中。厥類蓋繁。顧六書不作。則類虛。衆義不釋。則類舛。古者六書謂之方名。名立而字生。字生而義附。義附而解著。字之言滋也。因名而滋。釋之言解也。因義以解。然則字非道。安所生。解非道。安自著耶。故爾雅之書。凡三變。自爾雅言之。周公書止一篇。而遞增者凡四。嬗此一變也。爾雅而外。其後又以小爾雅、漢孔作廣雅、魏張揖作佐之。此又一變。又其後更以逸雅、漢劉熙作埤雅、宋陸佃作附之。此更其一變。與綜而計之。爾雅及小爾雅、廣雅。因文以釋義。而逸雅、埤雅。因義而釋其所以爲義。釋其義者。質而固。而釋其所以爲義者。文而支。故曰爾之爲言近也。雅之爲言正也。所謂言近而指遠。不下帶而道存者也。其說極爲精至。可見學爾雅者。宜探索道本。不當作類書讀也。

張揖云。爾雅爲書。文約而義固。其陳道也。精研而無誤。真七經之檢度。學問之階路。儒林之楷素也。此可謂見道之言矣。而文治則更有進者。據漢書藝文志。爾雅三卷二十篇。附於孝經類中。夫爾雅與孝經非一類。而同一部居者。何也。蓋孝經。道德之總匯也。爾雅。訓詁之指歸也。古者入小學。先讀是二書。所以端修身之本。知文字之源。使道德訓詁。合而爲一。蒙以養正。皆聖功之基也。後儒析訓詁義理爲二。甚至分別學派。聚訟紛紜。乃較古者學僮之不若。豈非大惑也哉。

三致用

邢昺爾雅疏敘云。爾雅者。傳注之濫觴。經籍之樞要。後儒因視爲文學淵藪。詞章奧府。藉供掇拾之資。此未爲知用者也。陳蘭甫先生東塾讀書記云。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蓋時有古今。猶地有東西。有南北。相隔遠則言語不通矣。地遠則有繙譯。時遠則有訓詁。有繙譯。則能使別國如鄉鄰。有訓詁。則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謂通之也。訓詁之功大矣哉。文治竊觀近代學子。縱橫億萬里。於繙譯之辭。旣得其用矣。獨至上下數千年。古聖人典籍訓詁之辭。轉略而不講。何其陋耶。士不通經。決不足用。博文強識。廣而通之。是在有志之君子。

楊子雲云。通天地人曰儒。先儒有云。一物不知。儒者之恥。舉凡天地人物山川草木鳥獸蟲魚。無一非格致之用。河閒獻王治經之法曰。實事求是。實事者。卽格物之學也。自周公創釋詁之例。孔子子夏均有增益。可見爾雅並非限定三卷二十篇。且每篇亦並非限定若干條。學問之道。日新月益。正賴後人遞相推廣。乃自五雅世稱爾雅小爾雅廣雅逸雅埤雅爲五雅及駢雅外。未聞更有作者。何也。竊嘗歎中國學術拘墟。其始也。漢學宋學。互相排擊。不能合而爲一。其繼也。中學西學。互相警訾。亦不能合而爲一。故藝學無續攷工記。文學無續爾雅。實士林之恥也。

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近劉氏論語駢枝云。昔者周公著爾雅一篇。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劉熙釋名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上古聖人正名百物。以顯法象。別品類。統人情。壹道術。名定而實辨。言協而志通。其後事爲踵起。象數滋生。積漸增加。隨時遷變。王者就一世之所宜。而斟酌損益之。以爲憲法。所謂雅也。然而五方之俗。不能彊同。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謠俗。釋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文治案古者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聖人修其教。齊其政。遂使不一者而統於一。則文字之功也。我中國數千年之文化。所以久盛而不衰者。文字爲之。

卽雅言爲之也。然則古人之修教也。將以化俗而爲雅。而今人之言教也。將以化雅而爲俗。古人因言語之不能一。而以文字統一之。今人於文字之統一者。掃而除之。於言語之不能統一者。強而合之。而不一者更無統一之日。聖訓日微。文化滅息。嗚呼。其可痛也哉。

四注釋及文法

郭璞注爾雅。去古未遠。後人雖多爲補正。然宏綱大旨。終不出其範圍。爲之疏者。舊有孫炎。高璉二家。今皆不傳。邢昺疏成於宋初。或剽取毛詩正義。掩爲己說。閒采尙書禮記正義。亦多闕略。近邵二雲爾雅正義。郝蘭皋爾雅義疏。實能度越前人。然郝氏疏更在邵氏之上。蓋郝氏之學。出於阮文達。文達與宋定之論爾雅書云。以聲音文字爲注爾雅之本。則爾雅明矣。郝氏深得文達之法。而其書成又在邵氏之後。故特爲精詳。至爾雅係解詁例。雖文質相宣。而實則愈質而文愈奧。故於字法尤當注意。

十三經提綱 卷十二 爾雅

十三經提綱卷十三

太倉唐文治著

孟子

一要旨。孟子全書大義。一言性善與存心養性之功。一論孝弟之道。一言義利之辨。一論王霸之分。發明治道。一尙論古人與授受道統源流。並自言爲學要領。昔宋紫陽朱子。曾分類編輯孟子要略。余師其意。爲孟子講義。繼思學者未闕全書。且不知其順序。究有遺憾。爰復循七篇次第。纂爲大義。然學者讀書之法。要在提綱挈領。不可不先知徑塗之所。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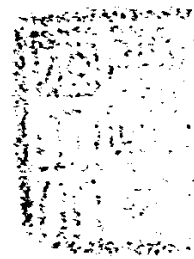
二注釋。先儒於解釋文字。名曰訓故。發揮義理。引證事實。名曰傳。趙邠卿注長於訓故。失之簡淺。朱注兼訓故義理。貫串羣言。洞明奧旨。而探原性理。尤能析之極其精。擴之極其大。張南軒孟子說。推闡精微。心得頗多。能於朱注外。別樹一幟。大全所載諸儒之說。未有能過之者。且其書體裁。尤與講義相合。至善本也。明末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陸桴亭諸先生。近陳蘭甫羅羅山先生之說。孟子。雖零星碎玉。俱係精當不磨。桴亭羅山先生之言。

性理。尤爲精實。非淺儒所能道。近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焦禮堂孟子正義。於宋儒之學。初未窺其門徑。乃於朱子妄肆譏彈。所謂蚍蜉撼大樹也。至孫奭疏。係屬僞託。四庫提要言之綦詳。而音義則當從奭本爲正。蓋疏雖僞而音義則真出孫手也。

三講貫 孟子言論最切於今世。而尤切於今世之人心。故余作大義。專取其切時者言之。有如孝弟人倫之本。出處取與之經。察識擴充之幾。關邪反經之道。不憚剴切敷陳。而尤其注意者。則在剖析義利。喚醒迷途。於醉生夢死之中。俾其良心之乍露。因其乍露而操存之。此卽孟子正人心之本旨也。夫道一而已矣。誠能家置一編。相與講明熟習。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也。

四文法 昔人謂文體莫備於國策。不知尤備於孟子。孟子之文。最長者翻空法。設喻法。詰難法。筆陣縱橫。令人不可測度。蘇老泉評之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惟世傳蘇批孟子。實無甚精義。且類似批制舉文者。決係質託。近世桐城方氏宗誠論孟子文法。雖多鑿空附會。然其精當之處。亦有可探。余自八歲。家大人授以孟子。十八歲受業紫翹王先生之門。熟讀孟子大全。詳繹庭訓師訓。兼考諸儒之說。其

義理文法。盤旋於胸中者四十年矣。學者欲得讀孟之方法。參攷余所撰孟子大義可也。



十三經提綱 卷十三 孟子

四

中華民國廿四年五月廿四日收到



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十日出版

十三經提綱

全一冊 實價三角半

有 著
作 權

著 者 太 倉 唐 文 治

發 行 者 無 錫 西 溪 唐 宅

印 刷 者 無 錫 無 錫 光 復 路 中
電 錫 民 生 印 書 館
話 一 一 一 二

0

002603